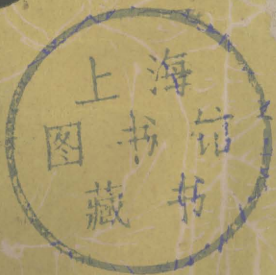


長篇技擊小說

玉龍岡

朱貞木著



第四集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6953B

朱貞木著

長篇技
擊小說
玉

龍

岡

第四集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玉 龍 岡

第 四 集

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▶

著 者 朱 貞 木

出 版 者 武 陵 書 屋

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三 七 弄

經 售 處

元	匯	廣	勵	正	育
昌	文	藝	力	氣	才
印	書	書	出	書	書
書	館	版	局	局	局
館	局	局	社	局	局

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長篇技擊小說

玉龍岡

第四集目錄

第十四章 流光劍的奇遇……………一

第十五章 白骨坳……………一九

第十六章 山寨的旖旎風光……………四〇

第十七章 男女英雄的結合……………六一

長篇技
擊小說

玉龍

岡 第四集

朱貞木著

第十四章 流光劍的奇遇

原來紫霄在嶺土另建一所房屋，佈置得幽雅非凡，一切起居飲食，全有近身女兵伺候，外面不聲呼喚，不准輕入一步。袁鷹兒和路鼎來到後寨，不敢擅入，先由女兵進內通知，然後兩人進去。路鼎却未來過，細看這所房屋，全是本山石木構造，外面圍着短短紅牆，牆內松竹夾道，用石卵石砌成一條不長不短的甬道，兩邊女兵持槍鶴立。走盡甬道，才是小小的一所一明兩暗的樓房，樓上爲紫霄寢室。樓下筠簾靜下，寂靜無聲，祇見一縷白烟，從竹簾縫內裊裊而出，散入空中，滉漾如絲。兩人跑上階沿，便覺一股非蘭非麝的幽香，透入鼻孔，百體俱泰。簾外二三秀麗女兵，看見二人到來，捲起筠簾，讓兩人進去。

路鼎一眼看到中間畫几上，供着一個牌位，一具獸鼎，正焚着異香。袁鷹兒指着牌位笑道：『你看師妹這份孝心！』路鼎趨近細看，原來牌位上寫着紫霄父親名號，路鼎慌整衣下拜。立起身來，猛見紫霄穿着一身雅素衣裳，已在一旁冉冉回拜，口中說路兄少禮。路鼎猛然一驚，慌又躬身向

鮑爲禮。紫霄便請他們二人側室坐談。路鼎到此還是第一遭，每月聚會，總在大廳廣衆之間，沒有紫霄命令，不敢擅自進來，此刻蒙紫霄傳見，如逢奇遇。打量室內畫几琴床，雅潔絕倫，比自己宅內書室，頓有天淵之別！但是平日千思萬想，等到內室相對，反覺無話可說！每一啓口，恐怕談錯了話，惹她不快，小心翼翼的坐在一邊，百下裏都覺不合適。幸而有袁鷹兒從旁打諢，把他侷促不安的神態，遮蓋不少。

其實紫霄肚內雪亮，笑向路鼎道：『路兄此地沒有來過，一年光陰，過得飛快，反不如我們在三義堡，倒可常常見面！』路鼎慌垂頭恭答道：『總寨主這一年整頓山寨，不遺餘力。其餘不講，只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，遷移到此，有田可耕，有樹可種，安居樂業，豐衣足食，誰不感總寨主的恩德！』紫霄笑道：『路兄一口一聲的總寨主，實在使愚妹不安！咱們通家，不比常人，在別人面前，只可照寨規做去，咱們在自己私室，何必這樣稱呼？以後千萬不要如此！愚妹請兩兄到來，便想同兩兄說幾句體己話，兩兄如果這樣拘泥，反而見外了！』兩人唯唯之間，女兵們獻上香茶，紫霄一揮手，女兵退出。

紫霄說道：『請兩兄到此，原有一樁事同兩兄商量。愚妹爲三義堡幾百戶人家，謀個妥當處所，不得已出乖露醜，一半也因爲先父遺言。但是一個女流，老是這樣幹下去，總不是事。幸而這一

年多光陰，承衆位英雄重視，一切進行，都也順利，但是愚妹心上，只想早早抽身而退。』袁鷹兒笑道：『師妹現在可不比從前，一進一退，關係重大！再說也沒有相當人物，能替師妹的，師妹急流勇退的念頭，只可在俺們兩人面前略談，千萬在衆好漢面前不要露出口風，衆人心志一懈，就不好辦了！』紫霄笑道：『這一層，俺何嘗不曉得！此刻愚妹忽提此事，並非口頭空談，因前幾天北路探子報到，朝中魏忠賢設計陷害坐鎮遼邊的統帥，把熊廷弼囚在天牢內，早晚要把這赫赫威名的熊廷弼，置之死地。那位熊元帥不但熟諳韜略，便是一身武功，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。事情湊巧，昨天老獬獨帶了兩名軍官，向本山投奔。那軍官便是熊元帥部下的將官，還是參將的前程，從前也是綠林中人，與老獬獨有舊。熊元帥一下天牢，部下星散，那兩人還算有點忠心，想搭救故主，才投奔老獬獨求救，老獬獨又引到總寨見俺。俺時常聽先父說起熊元帥本領，久已欽佩。愚妹意欲獨自一探天牢，救出這位英雄。倘然天從人願，把熊元帥救到本寨，請他號召舊部，定可做一番大事業，那時節，愚妹也可脫身了？所以暗地請兩兄進來商量一番。』

路鼎首先開言道：『師妹近來威名遠振，外面難免認識師妹，萬一遠行涉險，孤掌難鳴，如何是好？再說山寨裏不可一日無主，此事還宜商酌。』紫霄道：『路兄話也有理。但是熊元帥宛如淺水蛟龍，無人救得，心實不甘！』路鼎思索了半晌，猛然一拍手掌，笑說道：『愚兄近年來，閑得

心慌，不如由俺代替師妹一行罷。」袁鷹兒也說道：「我也有此思想，不如咱們兩人暗地北上一趟。俺最近得到一種祕術，可以改換形容，此去倒用得着。俺想北京是帝王之居，戒備必定嚴密，斷難強來，只可智取。咱們兩人到了北京，尋個妥當處所，見機行事，好歹要救出熊某來！咱們兩人隨處可安，到底比師妹方便些！」紫霄大喜道：「路兄一人獨行，愚妹還不放心，有袁兄同去，諸事都有照應，但願兩兄馬到成功！便是兩兄此去，對於山寨諸人，也要瞞過，免得走漏風聲。」路鼎道：「準定如此，事不宜遲，咱們明晨動身。」當下二人計議妥當，紫霄又叮嚀再三，兩人領命出來。

袁鷹兒陡然記起一事，慌笑道：「路兄在甬道少候，俺還有一句要緊話，問一聲師妹才好！」說畢，又匆匆返身進室。良久，良久，才見他滿面春風的跑出來。路鼎慌問道：「爲了何事，就攔這許多功夫，害得俺癱立了半天！」袁鷹兒不答，拉着他三步併作一步，奔到嶺腰一片松林內，才立定身，四面一看無人，向路鼎肩上一拍，哈哈笑道：「你應該怎樣謝我？」路鼎被他猛孤丁的說了這麼一句，茫然不解。袁鷹兒大笑道：「你一年來朝晚念念不忘的是甚麼？」路鼎如夢初醒，一把拉住袁鷹兒，問道：「難道已得到好消息麼？」袁鷹兒道：「咱們這位師妹，真非常人可及，自從你把月下老人的責任攔在我肩上，我常常留意機命說話。無奈接連發生大事，她又冷若冰霜，看

不透她老人家存何主見，不敢冒昧啓口。此刻咱們兩人出來，俺偶然想起，這一去北方，又要把這事冷擱，揀着討個沒趣，好歹要探個口風出來，故而俺又回身進去見她。你猜她怎樣說！『路鼎急道：『定是一口應承，所以你要我謝媒了。』』

袁鷹兒冷笑道：『事情那有這樣容易？我二次跨進門，她正也預備出門巡視各處去，一見我翻身重進，不待我開口，便玉手一揮，凜然說道：『你不必開口，俺早知來意！請你轉告路兄，只要他救得出熊廷弼回到山寨來，使我得早早抽身，那事便好辦了！』她說了這句話，竟自率領女兵，從一重側門出去了。俺始終開不了口。幸喜事有指望，她雖然沒有指明，已盡在不言中，祇要你此去事能成功，便可穩穩到手了！俺替你做到了這一步，已算寶塔合尖，祇差一層，而且還要陪你跑這一趟遠道，你自己想，應該不應該謝我呢？』路鼎又驚又喜，慌慌兜頭一揖道：『照這樣看來，咱們行動，都在她眼中！但願袁兄陪俺此去，天助人願，請得那位熊元帥來才好！橫豎俺立誓達到目的，便是跑龍潭虎穴，也要試他一試！惟望袁兄多担點辛苦，助我一臂。袁兄大恩，永不敢忘！』袁鷹兒笑道：『想不到你們婚姻，繫在天牢內的熊元帥身上！而且咱們的寨主，把這場功勞以自身身子作獎賞品，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去幹！祇苦了俺空自冒熱氣，也夾在中間，算甚麼來由呢？』路鼎惟恐他不願意同去，作了無數的揖，賠了無數小心，兩人才暗地打點，悄悄動身。他們兩人

這一去，在開元寺內巧遇熊經略夜探相府，陪同熊經略回到山寨一段情節，已在前幾回表明，不必再敘。

祇說二人陪着熊經略到了河南玉龍岡，好像得着奇珍異寶一般，尤其是路鼎念念在自己婚姻上面，以爲這種功勞，定蒙紫霄首肯，誠惶誠恐的陪着熊經略到了山寨內，先由袁鷹兒進去通報。紫霄正在聚義廳，和黃飛虎、翻山鶴、黑煞神、過天星等談論山寨之事。忽見袁鷹兒回來，報說熊經略業已請到，大喜過望。忙向衆人說道：『諸位尙未知曉此事原委，但是熊經略的威名，諸位諒必早有所聞。因受奸臣陷害，困在天牢。俺特地暗暗命路、袁兩兄北上，設法救出，請到本寨來。居然蒙熊經略屈駕到此，真是本寨的大喜事！諸位快整衣一同迎接。』衆人一聽坐鎮遼藩的熊經略到來，真出意料之外。尤其黃飛虎，久任總兵，深知熊經略文武全材，智勇蓋世，雖然聽人說過，被魏忠賢奸掣黨肘，軍事很不順手，却不料忽然到此。衆人各各猜疑。紫霄也不去管他們，祇教跟着自己直迎到寨門外來。

這時熊經略和路鼎，在寨門碼頭下稍候，忽見袁鷹兒引着一大羣人出來，碼頭下刀槍如雪，大吹大擂。熊經略久經戎行，統率纒紉，何等威勢？這種山寨規模，雖然也整頓得有聲有勢，但在熊經略眼中，便同兒戲一般！却見高高矮矮，橫眉豎目一般漢子，擁着一個淡粧素服，外披玄色風塵

的絕色女子。見她舉步安詳，神態嫺雅，夾在這不三不四一類漢子當中，格外如鷄羣鶴立！看神情，一般雄糾糾的漢子，對於這女子，好像衆星拱月，唯命是從，便料到這女子定非常人！果然，路鼎在耳邊悄悄知會，先走的便是做寨總寨主李紫霄，後面的全是李總寨手下得了的好漢。熊經略笑了一笑，便大踏步迎上前去。李紫霄後面各好漢，總以爲熊經略定必天神模樣，不同凡俗，萬想不到遠遠過來一個奇醜黑臉，一身破袍的怪漢，便是恭迎的嘉客。

只有紫霄已由袁鷹兒暗地通知易容改裝的事，慌慌緊趨幾步，恭立道左，歛衽致敬，口中說道：『蒙熊經略虎駕降臨，山寨增輝！』衆人一看總寨主如此，也祇可躬身爲禮。熊經略哈哈大笑道：『諸位好漢少禮，俺夢想不到來此一遊，同諸位覲面。此刻蒙路兄知會，知道這位李小姐家學淵源，本領超羣，更是幸會！』紫霄一陣謙讓，便迎到聚義廳上，殷勤奉客。衆人也依次落坐。

熊經略開言道：『俺奉當今聖上提拔之恩，統兵邊塞，原期馬革裹尸，捐軀報國。可恨魏忠賢這廝，曠蔽聖聰，通敵弄權，矯旨召回，把俺困在天牢。俺本不難一死報國，只怕奸臣一手蔽天，奸黨滿朝，忠良匿迹，俺雖盡忠一死，於國毫無益處！而且這樣死如鴻毛，也不值得！如以略施小計，便脫牢籠。當夜仗劍入奸相內院，意欲爲國除奸，不料奸臣惡貫未盈，被他巧脫。却在這夜，無意中逢到貴寨路、袁兩位好漢，才知衆好漢謬采虛聲，仗義營救。想不到素未交往的貴寨，倒有

如此俠腸，使俺不免有動於衷。可是俺已決志匿迹銷聲，不問國事，從此易容換名，倘伴山水，做一個世外遺民。只因路兄兩位再三邀遊貴寨，諸位一番俠腸義骨，也是可感，不容俺不前來一謝。現在見着諸位好漢，乘此當面謝過，倘有老友在揚州相候，不便多留，就此告辭。」說罷，站起虎軀，向衆人一抱拳，便欲拂袖而出。衆人看他落落寡合，旁若無人的神氣，原已不快，一見他說完要走，誰也不起立挽留。便是路鼎、袁鷹兒兩人，陪同熊經略回山寨來，已算有了交代，熊經略去留，却不在心上。

這擋口，只有紫霄一見熊經略拂袖告辭，趕忙盈盈離座，朗聲說道：「山鄉茅舍，當然難留虎駕。但是妾千里恭迎，也有一片微忱，千祈經略稍坐片時，容妾一言。」熊經略哈哈笑道：「女英雄虛衷讓賢之心，俺在途中，已聽得路、袁兩位提及一二。不瞞你們說，正惟有此先入之言，使俺不敢多留！倘然彼此萍蹤偶聚，朋友盤桓，俺已是世外閒人，一無罣礙，何必作此矯情之舉呢！」紫霄一聽，話不投機，慌掉轉口鋒，婉委說道：「妾無非欽敬經略，故而千里邀迎，並無別故。如蒙經略鑒諒愚忱，屈留幾日，使敝寨稍親教益，不致走入迷途，便已心滿意足，受賜不淺！」說罷，欽衽肅立，意甚恭誠。熊經略目光如電，把在座人物，早已一覽無餘，對於紫霄神儀瑩澈，秀麗天成的豐度，也暗暗驚奇。此刻又聽她一番談吐，竟是一個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，不禁又回身就

座，徐徐笑道：『熊某百戰餘生，弄得這樣結果，可稱得不祥之身，尙蒙女英雄另眼相待，實深慚愧！現在既蒙款留，盛情難却，且同貴寨諸好漢，稍作勾留便了。』紫霄大喜，一聲吩咐，立時在聚義廳上擺設盛筵，殷殷勸酒。

恰好塔兒岡寨主老獬獬，聞信趕到，而且領着投奔的兩名參將一同前來。這兩名參將，一名趙奎，一名雷宏，此時在老獬獬手下，也算山寨人物。老獬獬領着闖進聚義廳，一見當中首席上，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奇醜怪漢，却不見熊經略的面，經紫霄說明，才恍然大悟。趙奎、雷宏慌忙緊走幾步，俯伏在熊經略席下，低低報名參見。熊經略低頭一看，依稀認得是自己部下，頓時觸起往日雄心，鬚鬚磔張，目光如火，四面一看，不禁長歎一聲，一揮手，叫趙、雷兩人起來。兩人却不敢就座，悄悄走到熊經略背後，分立兩旁。

這擋口，一個山寨頭目，正捧着酒壺上來斟酒。熊經略忽然喝一聲：『且慢！』一伸手，從腰間解下一個朱漆葫蘆，去掉塞子，舉手一搖，却是空的，呵呵大笑道：『俺吃不慣悶酒，把俺這葫蘆灌滿就得！』頭目真個依言，把一壺酒灌入葫蘆內。不料葫蘆雖小，容量却大，連灌了三壺，才裝滿。熊經略提起葫蘆，便直着脖子，骨都都灌入口中。滿滿一葫蘆酒，少說也有四五斤，被他鯨吸長川般灌下肚去，兩個頭目輪流灌酒，還來個手忘腳亂。他腆着脯胸，張着怪嘴，來個葫蘆到嘴

，一口吸乾。一忽兒功夫便喝了三四十斤，兀自咂嘴吮舌的大呼：『酒來！』衆人看他喝了這許多酒，連面皮紅也不紅，也都駭然。老獼猴平日也以飲酒自豪，今天一看人家這樣喝法，真是小巫見了大巫，嚇得攔着杯，瞪着目，看呆了！但在紫霄眼中，便看出熊經略內功深純，非同小可，這種連年花雕，一口氣吸下三四十斤，酒力一點不發洩出來，無論如何好酒量，也不易辦到，定是運用氣工，將酒滲聚肚內。料知熊經略已看出山寨諸人輕視態度，故意如此做作，一半借酒澆愁，一半略露功夫，說不定下面還有妙文。却一眼看見小虎兒，坐在過天星肩下，兩人鬼鬼祟祟，挨着肩，不知商量甚麼。料知小虎兒又要作弄過天星。

原來小虎兒自到山寨，衆人喜他聰慧，又是總寨主胞弟，諸事都愛護他。過天星年輕好事，想在小虎兒身上，巴結總寨主，格外同小虎兒親近。小虎兒却看不起他，時常想法作弄他。這搭口，小虎兒偷眼看熊經略怪形怪狀，旁若無人，黃飛虎、翻山鶴等，也竟存輕視，默坐無言。靈機一動，便悄悄拉了過天星一把，低低說道：『你看俺們姊姊，把這怪物這樣推崇，黃寨主等却有點看不起他，定是沒有甚麼大本領！你何妨當場顯點能耐，把這怪物的氣焰，壓他一壓，也顯得咱們山寨是英雄！你一開頭，黃寨主等，便可接着你一顯身手了！俺姊姊還有意思留這怪物在山寨裏，俺第一個看不上眼，你有法，把他趕走，我願意做你一輩子！』他這幾句話，真搔着過天星癢筋，而且

他也看出翻山鷓等神氣，自己一出場，真能够博得大眾同情。低頭一想，便有了主意，悄悄對小虎兒道：『你不要響，我去去便來！』說畢，立起身溜出去。

這擋口，熊經略兀自一語不發，一個勁兒猛喝，又喝了一二十斤下去。忽聽廳外鼓樂大作，十幾個精壯漢，魚貫而進。一色穿着棋布坎肩，紫花布短叉褲，光着兩臂兩腿，頭上挽着抓頭髻，髮插鮮花，足踏蠶鞋。每人兩手捧定一個朱紅大盤，每一盤內，放着一尾灸香四溢的黃河大鯉魚，分獻各席。爲首一個漢子，長得一身細白皮膚，刺着遍身藍靛花紋，面上却用烟煤塗得精怪一般。雄糾糾捧定魚盤，步趨如風，奔近熊經略席前，單膝點地，舉盤過頂，尖咧咧的高喝一聲：『請貴客用鯉。』小虎兒眼尖，早已看出這怪模怪樣的漢子，是過天星喬裝的鬼戲，正在暗暗直樂。

却不料在過天星高喝一聲，熊經略低頭一瞪之間，猛見過天星一長身，單臂托盤，倏的從腰間拔出明晃晃一柄尺許長兩面開鋒的牛耳尖刀，用刀鋒戳起一大塊魚肉，腕上一攬勁，竟這樣連刀帶魚，疾向熊經略口內送去。這一下，倒也出人意外，一廳的眼光正集注在那柄尖刀擋口，猛見熊經略鼻子哼了一聲，闊口一張，迎向刀鋒，吭嚙一聲，刀鋒立斷，嘴上一陣大嚼。霍的仰面一吐，廳上頂樑中間，鏗的一聲，那寸許刀尖，深深嵌入。衆人眼光一陣晃亂，俱各駭然，過天星在他咬斷刀鋒之際，只覺虎口一震，暗暗生痛，心裏一驚，正想放下魚盤，收起斷刀，轉身便走。忽又聽

得熊經略在上面哈哈大笑道：「俺不是玉僚，怎的你學起專制來？這齣戲未免唱得景不對題啊！」說罷，虎目一張，威稜四射。過天星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，放下魚盤，轉身便走。

過天星一轉身，熊經略倏的眉頭一皺，雙手一拍肚皮，喊聲：『要吐。』衆人以爲灌下這許多酒去，真個攔不住要嘔吐出來。萬不料在這一瞬功夫，只見熊經略朝着過天星身後，大口一張，喉頭嗤嗤一聲怪響，匹練價衝出一道亮晶晶的水龍來，正噴向過天星背上。猛聽得過天星啊喲一聲，身不由己的騰空而起，被這條水龍直衝出廳外，跌下階沿。最奇的，熊經略口中噴出來的那條水龍，原是喝下去的遠年花雕酒，却不知他用甚麼功夫，由口中噴出來，宛如似千尋飛瀑，聚而不散。而且有這樣大的力量，竟把過天星衝得跌出廳外，那條酒龍也跟着飛出廳外，才四散開來，化成酒雨。廳外立着的頃目寨兵，被這陣酒雨，淋在頭面上，覺得滾熱非常，隱隱生痛，可是廳內却點滴不沾，祇嗅到廳外酒香，一陣陣直衝鼻管。這一下子，宛如奔雷駭電，席上的人相顧失色。因爲玉龍岡各好漢，除出李紫霄功夫絕衆，剛柔兼到，其餘如黃飛虎以下，都是一身硬功夫，驟見熊經略這種驚人舉動，實是見所未見，實猜度不到他，噴出酒來有這樣大的力量！好笑熊經略兀自假充酒醉，在上面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位小專諸，難道紙做的不成？怎的被俺噴了一口酒，便噴得無影無蹤呢？」

一語未畢，當場電光一閃，李紫霄提着流光劍，翩然離席而出，笑吟吟說道：『經略內家功夫，畢竟不凡！待妾也來班門弄斧，略獻薄技，權當佐酒。不對地方，尚乞經略指教！』語音清脆，宛同花外鶯囀。衆人正聽得出神，驀見柳腰一轉，便將劍光錯落，遍體梨花，身法略變，又似銀梭亂擊，素練懸空，劍影人影，一時都無，只覺涼風颼颼，寒襲四坐。正舞到酣處，猛聽得上面熊經略霹靂般拍桌連呼：『好劍！好劍！』忽又喝一聲：『且慢舞劍，俺有話說。』這一喝，衆人又不知何事。李紫霄收劍現身，行如流水，整近熊經略席前，不喘不湧，從容問道：『經略有何吩咐！想是劍法平常，有污尊目，萬祈不吝教誨爲幸！』

熊經略霍的立起身，抱拳說道：『女英雄端的好本領！但是俺有一句要緊的話，想問一聲，俺看女英雄劍法家數，同出一門，尤其是尊劍尺寸和劍光極爲熟識，未知尊師何人，尊劍何處得來，可否見告？』紫霄聽他問得奇怪，便據實說道：『劍名流光，係先父遺物。妾一點微技，也是先父家傳。』熊經略哦了一聲，兩隻怪眼向上一翻，似乎滿腹悽惶。忽又向紫霄面上直注了半晌，才開口道：『這樣說來，鐵臂蒼猿李飛虹便是尊大人了！』紫霄吃了一驚，暗想父親年青時的江湖外號，已二三十年沒有人提起，晚年遁迹三義堡，不預外事，連三義堡人都少有知道，怎的他會知道這樣清楚呢？不禁遲疑半天，才問道：『經略怎知先父當年名號？』不料熊經略一語不發，擊手奪過

流光劍，大踏步趕到廳中，雙手持劍一舉，向天大喊道：『師兄？師兄！想不到廷弼在這佗際無聊之時，會碰見師兄後人！現在俺已辜負你當年一番期望，祇可隱迹埋名了！』喊畢，雙目一閉，眼淚奪眶而出，灑豆般撒了下來。這番舉動，比他用酒噴人，還來得突兀！連紫霄也弄得驚疑不定，慌起近熊經略身邊，急問道：『經略如此如此，難道是先父好友嗎？』

熊經略虎目一張，兀自含着幾滴英雄之淚，却把流光劍還與紫霄，然後正色說道：『姑娘，你那時年紀尚幼，大約尊大人也未向你提及當年之事。俺與尊大人豈止好友，多年同門之誼，不同泛泛。想不到無意之間，會逢着姑娘，可喜姑娘長得一表非凡，深得師兄真傳。只可惜師兄業已作故，不能同俺一敘久闊了。』說罷，撫胸長歎，沉痛非常。紫霄一聽他是父親同門，又悲又喜。慌招手把小虎兒喚至跟前，一同向熊經略跪下行禮，口喊叔父。熊經略一看小虎兒長得英秀非凡，扶起兩人，問道：『這孩子是姪女何人？』紫霄悽然說道：『先父一生，只姪女姊弟二人。這便是合弟虎兒。』熊經略大喜，一躡身，抱住小虎兒，左看右看，又用手把小虎兒骨骼上下揣摸一下。一長身，哈哈笑道：『我師兄一生行俠作義，當然盛德有後！此子骨骼非常，尙能得着名師指授，不要走入邪途，將來不可限量，賢姪女尙須好好教導才好。』這時黃飛虎、翻天鶴等，本已驚服熊經略本領奇特，忽又見他們認起父輩交誼來，大家自然離座道賀。李紫霄於無意中，逢着父親同門，又

是赫赫有名的熊經略，自然格外高興。彼此又重整盃盤，請熊經略入席。

紫霄細問當平時門情形，熊經略才說道：『說起俺老師，並非江湖人物，原是一位寒儒，是湖南人氏。他老人家隱姓埋名，誰也不知道他真名實姓，我們年青時，只尊他一聲洞庭先生。如果有人向他請教台甫，他便一笑走得老遠。種種怪僻脾氣，令人莫測。他到處游山玩水，却被俺先父看
在眼裏，請到舍下教書。洞庭先生一見俺，却非常投機。偏逢俺從小愛舞棒弄拳，那位洞庭先生，
每逢月白風清之夜，暗地授俺武藝，吩咐俺不准告知別人。教了兩三年以後，洞庭先生忽從遠處帶
了一名英俊少年來，對先父說明，是從讀的學生，是河南人，名叫李飛虹，比俺年紀長了好幾年，
先生教俺叫他師兄。說是這位師兄，在五年前，已從他練武。這次又帶他來，預備文武兩學，再深
造一點，那時俺得着同學之人，高興非凡，白天一同習文，晚上又一起練武，整整又過了七八年。
不幸洞庭先生，便在俺家無疾而亡。臨終時，從隨身皮篋中，取出一口寶劍，幾册破書來，對俺們
二人說道：「飛虹目有怒稜，身具傲骨，天生風塵豪俠一流。廷弼骨節出行，志氣邁羣，將來可以
爲國馳驅，封侯勒銘。只可惜你們兩人，都生非其時，到頭來都是一場春夢！現在我將這柄流光寶
劍，賜與飛虹，作後日行俠除暴之助。這幾本破書，却是俺一生心血所在，都是行軍佈陣的要訣，
賜與廷弼靜心參究，將來定有得益之處。俺一生就祇這兩件東西，權爲永別紀念。」說畢，便一閃

不視。俺兩人替他料理身後清楚，便各自分手了。『分手以後的近幾年，飛虹師兄每年必定來我家看望一次。俺知道他浪跡江湖，到處除暴安良，得了鐵臂蒼猿的外號，頗爲有名。自俺走入仕途，相隔千里，便與師兄從此隔絕。直到前幾年俺奉旨征遼，曾託人四處探聽師兄消息，想請他助我一臂。那知他已洗手江湖，隱跡不出，無從尋訪，萬想不到事隔多年，在此得逢師兄後人，回想先師臨終的話，真是一場春夢！所幸賢姪女巾幗英雄，姪兒英秀，也非凡俗，足可慰我師兄于地下了！』語畢，微微歎息，捧起葫蘆，喝得嚶嚶有聲。紫霄應對之間，却已有了一種主意，誓不露出口鋒，只殷殷以晚輩之禮相待。席散以後。

紫霄又堅請熊經略到後寨款待。熊經略既然以父執自居，起初落落寡合的態度，祇可收起，而且也存了一番熱心，想規勸紫霄幾句。在席散後，便由紫霄、小虎兒引導到後寨來，紫霄、小虎兒陪着到了後寨書室，從新獻上香茗，細談衷曲。紫霄便把先父遺言，爲三義堡幾百戶身家安全，才到玉龍岡來的原因，說與熊經略聽，熊經略沉思了片刻，開言道：『在這奸臣當朝，盜匪充斥，口，姪女主意，也是一法。但是這樣做去，恐怕有進無退，以後結果，實在難以預料！如果賢姪女能够把一般綠林好漢，訓練成節制之師，一有機會，索性做一番忠君保國的驚人事業，俺也非常贊成！就怕綠林道中，很少有這樣胸襟的漢子，祇賢姪女一人，抱此志願，未免德高合寡，到頭來玉石

難分，騎虎難下，便沒有多大意思了！賢姪女現在是我的師兄後人，俺不能直言相告。起初賢姪女想把這個担子加在俺肩上，俺這樣決絕，便是這個意思。」紫霄笑道：「先時不知師叔是自己人，現在既然明白，怎敢把此事污濁師叔？天幸得與師叔會面，想是先父之靈，暗暗啓迪！千萬請師叔在此多屈留幾天，姪女有一樁要事，要和師叔細談。」

熊經略想問明何事，忽遠遠聽得嶺後，鑼聲鑼鑼亂響。紫霄一愕，正待呼喚女兵出外查詢，袁鷹兒已匆匆跑了進來，口稱怪事。經紫霄一問，袁鷹兒說道：「柶桿嶺後有一處山坳，離此約有四十多里山路，土人稱做白骨坳。因為白骨坳是個死谷，四面都是插天危崖，險森森不見天日，地既險僻，路又難行，絕少有人進去。據說凡進去的人，從來沒有出來過。有人從白骨坳上面危崖頂上看看坳內，望見古木枝條上面，掛着幾具白骨骷髏，嚇得砍柴採樵的人，連崖頂上都不敢去了！從此白骨坳三字叫出了名，此地人提起白骨坳，便嚇得變貌變色。有時風雨淒淒，或者日落星稀的深夜，常聽見白骨坳內鬼哭獸嚎的怪聲；這幾天俺們三義堡的人，在嶺後開闢山田，有幾個壯年漢子，偶不經心，走入白骨坳地界，便從此蹤影不見了！本地人都說喪命在坳內了！那幾個壯漢家中，原已報與路兄和俺。據路兄意思，不願報與師妹知道，恐怕師妹輕身涉險。路兄自己想邀同幾位寨主，先到白骨坳內探看一番，查個水落石出。後來奉命到京，去請熊經略，把這事就攔下來，不想

今天席散後，不見了過天星。據寨兵報說，他帶了幾名親身寨兵，攜着烏槍兵器，打獵去了。他本來閑着無事時，常到後山打獵，也沒有人注意。不料此刻後寨守望的嘍卒，忽然鳴鑼告警，說是他們在白骨坳近處一坐山岡上，遠遠看見過天星等，走進白骨坳。不到半盞茶時，便聽得火光一現，火槍響了幾聲，接着又是幾聲慘叫，以後便寂寂無聞，料知事情凶險，慌鳴鑼報警。現在黃寨主、翻山鶴等都在聚義廳上商量此事，特命俺來請師妹的。」紫霄說道：「好，你先去，我就到。」

熊經略道：「白骨坳三字甚奇！究竟出了甚麼怪獸，我出去見識見識！」小虎兒也驪着要跟去，紫霄教他在此看家。小虎兒撇着嘴，兩隻小圓眼却骨碌碌睨着熊經略。熊經略笑道：「小孩兒家，也要教他歷練歷練胆氣，教他跟在我身邊便了。」小虎兒大喜，一溜烟跑上樓去，斟上一具小小的金錢鏢囊，提了一柄小鋼刀，又趕進屋來。恰好紫霄已齊備二十幾個女兵，個個持槍挾彈，在門外伺候整齊。熊經略攜着小虎兒的手，陪紫霄一同到了前寨。廳上衆人業已到齊，翻山鶴，黃飛虎一般人，正在議論紛紛。一見紫霄到來，一齊躬身爲禮。

翻山鶴首先說道：「俺在此好幾年，四面要緊山頭，都親自巡視過。偏是不近不遠的白骨坳，因爲那處是絕地，不愁奸細窩藏，未曾留意。不料近幾月出了好幾次人命，現在連過兄弟也陷在裏面了！究竟白骨坳有何怪物？過兄弟是否喪命？應該切實查勘一下，所以請總寨主出來，多派幾位

寨主到白骨坳搜查一番，如果真有怪獸出現，也可趁機弄掉它，免得寨民寨卒疑神疑鬼，衆心不安！」紫霄笑道：「俺也是這樣主意。事不宜遲，趁此日色剛剛偏午，由俺親自出去巡視一趟便了。」黃飛虎、路鼎同聲攔阻道：「何必總寨主親自前去，隨便派俺們去幾個人好了。」紫霄笑道：「我們這位師叔，志在遊山玩水，既到此地，應該陪他遊覽遊覽俺們玉龍岡景物：再說俺們師叔韜略在胸，趁此機會，請他老人家給俺們指點指點，豈不一舉二得？至於過天星這廝，平日品性浮躁，輕舉妄動，原實可惡，俺屢次看在諸位寨主面上，寬恕了他！今天俺師叔到來，沒有我的命令，竟敢假充寨兵，戲弄貴客起來，更屬可惡！此刻又是他輕舉妄動，單身涉險，萬一送命，也是咎由自取！」說罷，杏眼含威，神色儼然。翻山鶴等不敢再開口。熊經略却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那位小專諸叫過天星，依我想，那位寨主定是被俺噴了一口酒，弄得顏面無光，悄悄獨自溜到嶺後去打獵遺悶，誤入白骨坳中，迷了路出不來，也許有的。如果真有怪物出現，遇了險，事由我起，到使俺抱歉萬分了！現在真相不明，不必多說，諸位在此稍候，由俺陪我姪女、姪兒，仔細到出事地點勘查一回，好歹要弄個水落石出，諸位且請寬心！」

第十五章 白骨坳

熊經略這樣一說，黃飛虎等，抱拳稱謝。黑煞神、路鼎、袁鷹兒也要跟去，紫霄向袁鷹兒一使眼色，力阻他們同行。只吩咐了衆人一番，即帶着兩個引路寨兵，二十幾個女兵，和熊經略走了出來。出了總寨門，向左邊一條山路迤邐行去。這時人們都是步行，因為往白骨坳去，盡是崎嶇，不便騎馬。先是走的一段山道，一面盡是依山形開闢出來的梯田，一面是汨汨長流闊湖。紫霄、熊經略、小虎兒三人在先，率領着一隊娘子軍，不急不徐行來。這時正值天高氣爽的秋天，四山林木尙未盡凋，被秋日一照，兀自綠油油的爽目。遠遠山林中透出幾點血也似的紅葉，隨風飄動，閃閃生光。近處足下一帶溪流，澈底澄清，荇藻可數。上面走的一行人影，倒映溪面，如在鏡中。加上山谷內幽鳥啾啾，田疇中山歌迎唱，也不亞桃源仙境！熊經略先自高聲喝好。紫霄也覺怡然自得。惟獨小虎兒急巴巴只想趕到白骨坳，看看稀罕兒，小心眼兒還惦記着過天星，料到過天星多半被熊師叔用酒一噴，掃了面子，才溜到外面來。當時自己也作弄他，萬一他遇險身死，自己多少也損點不是。

他心是怏怏着，忽見兩個引路的寨兵，蹶至紫霄面前，向那邊一指道：『轉過那個峯角，便離白骨坳不遠了，』衆人朝指的所在看去，只見半里外青草插天，雲嵐迴抱，山勢合攏處，兩座高峯拔地並峙，中間一條飛瀑，倒掛十丈，遠望去宛似界了一條銀線。一路行來的溪流，便發源於那條

瀑布，分派別流，成爲十餘里曲曲折折的溪澗，恰好利用牠灌溉玉龍岡內的山田。紫霄遙指道：『那面兩峯相夾，瀑布飛懸，遠看好像路盡。其實下面松林內，另有一條樵徑，可以深入。俺會行獵到此，可惜志在行獵，匆匆來去，未曾深入，白骨拗那處僻地，也去過了。』熊經略道：『那處藏風聚氣，風景甚佳，在此築幾間茅屋，聽泉策杖，清福不淺！』紫霄笑道：『這很容易，師叔愛此，明天便叫他們搭起幾間精緻草舍來便了。熊經略呵呵大笑道：『可惜尙非其時，待俺遊遍名山，再踐此約吧。』兩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已到瀑布下面，滿耳奔騰澎湃之聲，加上峯腰龍吟虎嘯的松濤，匯成繁響。

熊經略正領略不盡，忽聽紫霄在松林內呼喚，回頭一看，引路的寨兵，領着他們走入窄窄的一條樵徑，正向一座滿佈綠苔的石屏後面轉去。熊經略追到紫霄跟前，路轉峯迴，山形又變，兩面盡是數十丈高的峭壁，朱籐蟠路，異草粉披，頂上一線天光，只見白雲片片，悠然而逝。熊經略道：『大約前面就是白骨拗了。』引路的寨兵回身答道：『此地土名叫做青龍谷。出了此谷，向右越過瘦牛脊，才是白骨拗哩。』衆人脚下覺得步步登高，回頭一看，似乎距入拗進口處，已有好幾丈高。原來這青龍谷是兩峯中分處，恰是從峯頂斜分下來，兩面雖是百仞峭壁，宛如斧劈，但是走進谷內，如登高坡，越走越高，越高峭壁越短，等得紫霄、熊經略一行人走完青龍谷，已在峯頂上了。

看脚下峯形，並非兩峯並峙，原係山峯自頂中分，如人兩股，向左右分張開來，峯後依然整個峯形。衆人立在峯頂四眺，峯前山形開展，直望到玉龍岡寨基。峯後情形大不相同，危岡奇岩，層層櫛比，雲封林密，奇奧無窮。

引路的寨兵，領着衆人向峯後走下半里許，向右一轉，恰是一座奇形的石岡，通體潔白的雲母石質，上銳下斲，形如牛脊。而且滑不留足，一跌下去，兩頭都是百丈深谷，怕不紛身碎骨！熊經略、紫霄何等功夫，自然行走無事。小虎兒年輕體輕，亦無大礙。只苦了二十幾個女兵，拄槍作杖，戰戰兢兢的你扶我拉，勉強踱過瘦牛脊，幸而沒有一人失足。大家過了牛脊岡，現出一片松林，全是合抱不交的百年老松，却無路可尋。引路的寨兵說道：『山內的人，都是到了牛脊岡，便不敢再進一步，多年下來，路徑便漸漸湮沒了。總寨主不妨先上那面高峯，俯瞰白骨坳一下，似乎也比較安全一點！』紫霄笑道：『你說的高峯，不是松林那面一座危崖嗎？照你所說，白骨坳大約便在那峯背後。既已不遠，何必再上那座峯頭。』說話之間，大家已穿入松林，上面松葉蔽天，人行其中，照得鬚眉皆碧。

行不到一箭路，前面引路的寨卒和女兵，忽然怪叫起來。紫霄慌趕上前去喝問。幾個女兵已從林內拾起幾件東西來，請紫霄過目。紫霄、熊經略一看，原來是一柄折斷的腰刀和一枝烏槍。槍的

鐵管已經砸偏，而且彎了過來。還有一件衣服，却是血跡淋漓，已撕得粉碎。紫霄認得衣服，軍器是寨兵的，便料到確有厲害怪物伏在其中。過天星和幾個寨兵，多半性命難保！一看熊經略却拿着彎折的火槍，昂着頭，如有所思。紫霄問道：『師叔，你看這怪物，氣力倒不小呢！』熊經略道：『我看了這幾件東西，猜想這怪物，定是稀罕東西。你看這槍上留着幾處毛手印，和人一樣，不過瘦得出奇，長上了毛，似乎彷彿猢猻一類。最奇的，咱們進林以後，不見一鳥一獸，連樹上的黃雀，林下的野兔都不見一個，想是被那怪獸盡數吃在肚內了！照這樣看來，那獸兇猛異常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制服的！依我主見，我們帶來的人，不必跟到白骨坳去，免得誤傷性命！不如留在松林外牛脊崗下，反不致礙手礙腳！』紫霄答應是，便叫小虎兒帶着女兵退出林去，連引路的兩個寨兵，也不叫同去。小虎兒一百個不願意，却怕紫霄，轉身退出林去了。

小虎兒等走後，紫霄在前，熊經略在後，施展本領，捷如猿猴，霎時便穿過松林。林外怪石嵯峨，危崖峭立，崖縫內却有天然石階小徑，兩人記着方向，竄高越矮，又趨了一程，看見淺水溪流，向崖壁下流進去。兩人沿着溪流，轉過崖巔，忽見四山環抱，都是天險絕倫的石壁危坡。中間古柏參天，藤蘿鋪地，陰森森的，所幽谷，那道溪流却從谷內曲曲而出。熊經略道：『這大約就是白骨坳了。』一語未畢，紫霄忽悄聲說道：『師叔你看，怎的有人在此上弔呢？』熊經略大奇，慌向

她指處仔細看時，原來谷內溪邊上，有一株十餘丈高老柏，上面用藤串着幾具白骨骷髏，高高的吊在上面，隨風搖曳，四肢飛舞，宛如活的一般。兩人立的所在，距那骷髏還有一箭路，在紫霄認爲那大樹掛着的一串白色骷髏，定是從前有人在此自縊身死，因人罕至，無人解救，直掛到現在，變成一付骷髏了！但是熊經略却已看出決非縊死的，無非那怪物的把戲罷了！熊經略暫不說明所以，祇向紫霄說道：『我們立在這邊崖上，地方又高又窄，不便施展。不如下去，到那邊仔細搜尋一下，看一看那怪物藏身何處，過天星那般人究竟有無全數喪命，便可分曉。』紫霄應是，從背上找出流光劍來。熊經略却依然空手，一先一後，跌落崖下，沿着溪澗，往白骨坳深處走去。

兩人走到那具骷髏底下，古木參天，落葉鋪地，四面盡是高巖峭壁，益顯得坳內深奧出奇。而且舉步之間，脚底落落沙沙直響，有時山風吹下，枝葉飛舞，宛如鬼啼魅吼。胆子略小一點的，到此幽靜境界，怕不魂飛魄散！可是熊經略、李紫霄藝高胆大，滿不在乎。紫霄在先用劍撥開礙足榛莽，向前直進，猛抬頭嘖的一聲，停住步。熊經略聞聲舉目，也看見了。原來前面枝葉凋落的枯樹上，又掛着兩具骷髏，却與前不同。一具是脚上頭下，也是人骨。一具却是極大的獸骨，看那骷髏形狀，似是虎豹之類。那株枯樹，足有八九丈高，這一人一獸的骷髏，却高高的吊在枯樹頂上。紫霄看到這兩具骷髏，便覺得不是自己上吊的了。回頭向熊經略笑道：『這怪物頗是智慧，把人吊得

這般高，而且帶的法子同人一樣，難道是通靈神怪不成？」熊經略四面留神察看，忽向她搖手道：「莫響！你看那邊是什麼東西，離牠巢穴，定已不遠了。」紫霄慌向指處定睛細看，只見溪頭一塊五六丈高的屏風怪石，從湖內拔地而立，怪石從上到下，佈滿了綠苔，碧油油鮮翠欲滴。淙淙不絕的泉水，却從石上沖瀉而下，直注湖內。大約這條溪澗，便從石上發源。最奇那塊碧綠的石頂，從晶晶生光的泉流內，露出一隻雪白的手來，五指倏伸倏拳的顫動着。却因兩人立處地勢低窪，看不出怪石上面是人是怪！

熊經略悄悄說道：「你隨我來！」說畢，一掠衣襟，雙足一點，便是一個飛燕點波的式子，平飛起是有三四丈遠，早已越過溪澗。再一頓足，人又飛起，已到了溪頭那塊屏風怪石上。紫霄豈肯落後，熊經略一落在石上，紫霄也跟着上來。兩人一到石上，奇境頓現，不禁同聲稱怪。你道爲何？原來上頭依然是一道曲曲折折溪澗，却是一泉三折，直接高巖，清耳泉聲，如鳴幽樂，景物清奇，同下面幽悶黑暗，如隔天淵。但是兩人立的所在，正是急湍疾流中高出溪面的突兀大石，上面沖下來的流泉，沖在大石上，水珠噴舞，積成瓊雪，兩人衣襟上，不免沾濕了一大片。兩人滿不理會，只低頭搜尋一隻人手所在，搜尋了半晌，却又找不出蹤跡來，不禁暗暗稱奇。

紫霄一彎腰，偶然用劍向奔流內隨流撥划，在如同翠帶般的水藻內撥視，驀地喊一聲：「在這

裏了！』熊經略仔細一看，大喜，倏的跳落溪水內，一俯身，伸手在石縫內水藻底下一探，猛一長身，隨手提上一件水淋淋的東西來。兩人一看，又驚又喜。熊經略更不怠慢，抬頭向溪上一打量，只見左面孤零零一處石坡，憑空伸出，離頭上約有丈多高。一躡身，提着那件東西，飛上石坡，回身一招手，紫霄也跟蹤而上。兩人到了石坡上，熊經略才把手中提着的東西，平放坡上。原來這水淋淋的東西，不是別物，就是那過天星，却已死了過去，週身都有枯藤纏繞。身上兵器果然無存，連上下衣服，也撕破得一片上一片下，加以週身泥漿水藻，弄成活鬼一般！熊經略俯首貼在過天星胸頭，聽了一聽，說：『還可有救！』說了這句，慌忙斬開纏身藤索，扶起過天星上身，把他背脊靠住坡後峭壁，再將兩條腿盤起，在他胸口丹田各處，按摩了半盃茶時，漸見過天星白紙般臉色，慢慢轉了過來。肚子裏骨隆隆響了一陣，猛見過天星大嘴一咧，噙的嘔出一股清水來，接着又乾嘔了一陣，才兩眼睜開，說了一聲：『悶死人了！』

過天星死裏逃生，驟然一睜眼，金星亂冒，神志昏迷。等得眼神聚攏，看見總寨主和熊經略都在面前，自己身子兀自在遇險之地，便知總寨主親自到來救他，急想起來叩謝。無奈週身如棉花一般，動彈不得！紫霄搖手道：『你且不要動！你究竟遇到何種怪物？怎會塞在泉眼裏，弄到這樣地步？快說與俺們聽，俺們好設法替一方除害！』過天星有聲無氣的說道：『俺本來心愛打獵，前幾

天聽人說起白骨坳的奇聞，存心要來查勘一下。今天廳上席散，閑着無事，便帶了四個年青的寨卒，背着大槍軍器，急急起來。那知一過瘦牛脊，走入岡下松林時，驀地聽得林上一聲怪叫，眼神一晃，似乎林上飛下綠茸茸的一個怪物。那怪物行動如飛，俺們還未看清怪物長相，牠已一手一個，抓住兩個寨卒，飛上林巔，霎時蹤影全無，却只見遠處林上，擲下幾件東西來。俺們大驚，慌端整鳥槍，向林上放了幾槍，姑先壯一壯胆。那時身邊還有兩個寨卒，已嚇破了胆，只望後倒退。俺雖然吃驚，却想帶來四個寨卒，憑空被怪物攫去兩個，這樣回去，在總寨主面前如何交代？再說怪物長相也未看清，回去如何說法，豈不益發被人恥笑！這樣一想，決計拚着這一條命不要，也要探一探再說。主意打定，便對兩個寨卒說明，叫他們姑先在林中稍候，如果自己一去無蹤，急速回寨通報。

當時我一人穿過松林，尋着一條溪流，沿溪慢慢走去。手上端着一枝打獵的雙眼火槍，四面留神，預備一見怪物，便迎面一槍。那知主意雖好，怪物狡兇得出奇，俺正走到白骨坳谷口，猛又聽得頭上吱吱一聲怪叫，不用見着那怪物，便是聽那一聲怪叫，已令人毛骨森然！當時俺聽見一聲怪叫，慌立定身，端起火槍，凝神探視。萬不料那怪物已通人性，故意在俺前面怪叫一聲，引得俺全神注意在前面。那怪物却仗着疾如飛鳥的手足，早已跳下一層危崖，繞到俺身後，閃電一般飛襲過

來。待俺覺得身後風聲有異，正待轉身，猛覺背後伸出一隻碧綠的毛手，猛向俺脖子上一夾，一陣刺痛，立時昏迷過去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悠悠醒轉，人已塞在急湍下面的石縫內，週身似有東西纏縛，不能動彈。可是一張口，冰冷的溪水，直灌進來。猛力一掙扎，似乎脫出一隻手來。無奈人在水中，如何能够持久？掙扎了幾下，重又悶了過去。天幸蒙總寨主親自到來，救了性命！大約那兇猛的怪物，已被恩主們除掉了？」

紫霄急問道：『照你說來，這怪物形狀，你也未曾看清。既然怪物把你塞在此地，何以怪物又跑了開去？此刻怎的又無蹤影？那四個寨兵的尸骨，又未曾見着？這倒奇怪了！』熊經略笑道：『此怪定非尋常，種種離奇舉動，自有牠的主意。依我想，這種怪物，與尋常猛獸不同，牠把過天星網住，放在此地，定是一時吃不了許多，又怕他逃脫，故而塞在水底石縫內，預備慢慢受用。此刻牠定然擺布那四個寨卒去了。』紫霄道：『這樣說來，咱們趕快尋一下，也許四個寨兵，還未全遭毒手。』一語未畢，猛又聽得頭上咧咧的一聲怪叫。這一聲怪叫，尖銳異常，而且音帶淒厲，非常難聽，連紫霄這樣功夫的人，也覺肌膚起慄。

兩人慌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峭壁頂上，現出一個滿頭長髮的怪腦袋，滿臉滿頭，都是綠森森金閃閃的毛髮，只露出一對火赤火赤的怪眼珠，中間赤紅鼻子，下面一張奇形大嘴，厚唇下撇，兩

排雪白的獠牙，低着頭，正朝着紫霄似笑非笑的望着。在這時候，突然出現這樣怪物，雖是紫霄、熊經略十分英雄，也覺駭然。坡上坐着的過天星，原已嚇破了胆，經這顆怪腦袋一嚇，啊啞一聲，又昏迷過去。紫霄心裏一急，抬頭一看峭壁頂上，離坡約有十五六丈高下，並無援攀之處，諒那怪物一時也無法下來，可是自己也上不去。正在無法可想，熊經略說道：『過天星九死一生，不能再落怪物之手！此地是個孤立的危坡，左右不到方丈之地，難以施展手足。不如你在此保護過天星，由俺引怪物下來，到下面林內去，設法制伏了牠再說！』說罷，拔出自己隨身佩帶的寶劍，兩足一頓，一個野鶴投林勢，向下越過溪澗，直飛到那面松林處所。紫霄原想自己下去，却被熊經略走了先着，自己見被昏迷的過天星絆住，一時不便走開，頗爲焦急。向上面一看，那顆怪腦袋，却已隱去。下面林內熊經略撮口長嘯，發出宏亮悠遠的丹田長音，振得對面山谷迴響不絕，如同千百人嘯聲，一時並作。嘯聲過去，却不見怪物露面。

紫霄正在四面環顧，急聽下面熊經略喊道：『姪女留神，怪物從那面來了！』紫霄急向前看時，只見離坡十餘丈開外，溪邊峭壁頂上，一株憑空橫出的奇松枯幹上，騎着遍身綠毛的一個怪物。綠毛上面似乎又罩着一層金黃色，映着日光，照眼生暈。遠看去那怪物約有六七尺長，略具人形，兩條長臂，便有三尺來長。四肢並用，正抓着松樹上一支極粗的長籐，向溪面直掛下來。眨眨眼，

怪物手脚並用，盤籐而下，到了溪面一丈高下，並不跳落，却身子一拳，兩腿一拳，直向那邊盪了開去，鞦韆似的，又向紫霄立的石坡上悠了過來。紫霄這才明白怪物用意，以爲自己奪了牠的俘虜，却用籐束悠到坡上來。轉念之間，怪物愈悠愈高，離自己立身所在，已只幾丈遠近。回頭一看，過天星兀自昏迷不醒。心裏一急，不暇顧及利害，乘怪物悠來之際，金蓮一頓，一個健鷄奔空，憑空蹤起五六丈高，照準怪物頭上乘勢橫劍一揮，唳賊一聲，朱籐立斷。那怪物不防有此一着，悠盪之勢甚猛，一經中斷，下面怪物如斷線風箏，拋過石坡，卜通一聲，水花飛濺，直跌在十餘丈外的溪流中。跌得怪物隨着急流一陣亂滾，騰的跳起身來，張着大嘴，吱吱高叫。這裏紫霄，一劍砍斷懸籐，身子也向這面溪澗落下，亭亭立在一塊溪石上面，正想追蹤過去，和怪物拚個高下。

舉目之間，已見熊經略從那邊溪岸飛身而下，舉劍向怪物刺去。怪物身手很是矯捷，一蹤丈許，早已避開。熊經略飛身追去。怪物已跳上溪岸，却張着兩條長臂，伸着一雙鋼鈎似的銳爪，蓄勢待撲。熊經略大喝一聲，一躍上岸，舞起一團劍光，重向怪物刺去。只見怪物豎跳八尺，橫跳一丈，朝着一片劍影，團團亂轉，口中叫聲愈急愈厲。就是熊經略用盡手法，一時也刺不着怪物要害。有時看得明明刺在怪物身上，却只紛紛掉落幾根長毛，依然毫不受傷，似乎銅筋鐵骨，刀箭難傷。紫霄怒氣勃發，柳眉倒豎，顧不得看護過天星，一聲嬌叱，接連幾蹤，趕到怪物跟前，和熊經略兩

下裏夾攻起來。這一夾攻，怪物似乎手忙腳亂，有點吃不消了！恰好熊經略乘怪物轉身兩手亂舞搗口，一劍向脅下砍去。這一下，熊經略用了十成力量，嗤的一聲，似乎已刺破毛皮。怪物急護痛轉身一抓，正被牠抓住劍鋒。這樣鋒芒的長劍，怪物鐵爪抓住，竟不放手。紫霄一見熊經略的寶劍被牠抓住，慌一個箭步，枯樹盤根，橫劍向怪物足根掃去。好厲害的怪物，竟像滿身解數一般，不待劍鋒到身，手上死命抓住一柄寶劍，下面兩足一頓，旱地拔葱直飛上一株數丈高的古柏幹上。接着一陣怪叫。熊經略大笑道：『孽畜休得猖狂，少時便叫你受用！』却向紫霄說道：『咱們同牠賭鬥無用，你且少待，我自想法子處置牠！』

紫霄按劍抬頭一看，樹上怪物，似乎脅下已經受了微傷，在樹巔上伸開一條長臂，攀住一枝老幹，一手拿着熊經略的佩劍，兩隻火赤的圓眼突得如鷄卵大，瞪着兩人，口沫四噴，鋼牙格格亂響，似乎野性大發，欲得兩人甘心！熊經略却若無其事慢條廝理的，在樹下來回大踱。紫霄莫明其妙，幾次想飛身上樹，捉那怪物，都被熊經略阻住。却見熊經略一躡身，從地上拾起幾枚石卵子捏在手內，又從懷內掏出那個朱漆葫蘆，拔是塞子，頓時酒香撲鼻。原來中午席上，沒有吃完，還灌着大半葫蘆好酒哩。熊經略舉起葫蘆，對着嘴，兩頰亂動，假裝着喝了幾口酒。偷眼一看樹上怪物，鼻子亂揪，似乎嗅着酒香，減去許多凶性，嘴下饞涎，竟點點滴滴的掛下許多來。熊經略暗喜，情

悄悄向紫霄說道：『我們快遠遠避開，好讓怪物下來！』說畢，把酒葫蘆放在地上，假作不經意似的，背着手緩緩走向溪邊。紫霄不明其意，也只好跟着走去。

這時兩人立的所在，離那怪物樹下已有五六十步開外，回頭看時，樹下酒葫蘆條已不見，原來已到了怪物手中。依然半騎半坐的踞在那橫出的古幹上，一臂挾着寶劍，一手却抓住葫蘆，學着熊經略樣子，向闊嘴內骨嚙嚙直灌。不一會，便把大半葫蘆遠年陳紹喝得點滴無存。熊經略遠遠看着牠，酒已喝完，向紫霄說道：『這種怪物，原是猩猩、狒狒一類，最愛學人樣子，尤其歡喜紅色的東西，喝上酒便醉，醉了便發酒瘋。你看牠這樣銅筋鐵骨，却經不起那一葫蘆酒，不一會酒性便要發作。咱們便可以從中行事，制牠死命！但是牠過身刀槍難入，只有胸前一片較稀的白毛所在，定是牠制命之所，可以賞牠一劍！』話未畢，猛聽得怪物在樹上吱吱怪叫。兩人轉身一看，只見牠把手上一柄劍、一個葫蘆擲下地來。一忽兒又縱身下來，捧起朱漆葫蘆，蹀上樹捧着葫蘆，嗅個不停。牠直上直下，身輕如燕，在五六丈高下來往自如，毫不費事。熊經略悄悄說道：『你看那怪物喝了這半葫蘆酒，便發起酒瘋來了！待牠精疲力乏時，咱們再下手不遲！』兩人說話時，那怪物竄上竄下，一刻不停，竟似忘記強敵在側一般。不一會，倏見他長臂一揚，兩足在樹枝上一踏，憑空斜蹀起七八丈高，直向溪澗中跳。卜通一聲，水花濺起多高，竟自在溪水中豎蜻蜓翻筋斗，大撒

酒瘋。

怪物跳入的溪澗，距熊、李兩人所在，也不過四五丈遠近，中間却有十幾株合抱的大樹擋着。熊經略捏緊兩手石卵，鸞行鶴伏，藉樹掩蔽，躡隱過去。紫霄也倒提流光劍，如法跟上。熊經略輕輕掩到怪物相近的溪邊大樹身後，留神怪物舉動，見牠蹲在溪中，用手拍着溪水，似乎比前安靜了許多。熊經略知牠酒力發動，發了一陣酒瘋以後，似乎昏昏欲睡，正是制牠的機會。慌一步轉出樹後。先舉起右手。拍的一聲，一枚石卵，宛如彈丸，脫手飛出，眼看已到怪物胸前。不料事有湊巧，怪物正把綠森森的長臂一抬，拍的一聲，那枚石子正擊在怪物那條長臂上，把石卵反撞開去一二丈遠，落在對面溪岸上了。可道怪物被這枚石子一驚，倏的立起身，長髮四披，昂頭亂顧，兩顆火眼金睛，又放兇光。熊經略不敢怠慢，早已兩手都預備好石子，左右齊發，急如流星，又是劈拍幾聲，一枚中在怪物肩上，一枚恰中前胸，雖然一樣撞落，却見怪物吱的一聲怪叫，在胸前一陣亂抓，綠長毛，根根直豎，形狀可怕已極！一個掀天拗鼻，四面亂嗅，忽的長臂一揚，向紫霄隱身的一株大樹奔來。

熊經略剛喊了一聲：『姪女當心！』那怪物舒開兩隻爪，連樹帶人抱住。好紫霄，並不慌忙，在怪物伸爪之際，早已一矮身，從怪物脅下轉出，一看怪物，兀自抱住大樹不放。一聲嬌喝，奮起

長劍，向怪物背脊上刺去，鏗的一聲，火星四爆，如中鐵石，刺得怪物一聲厲吼，抱住大樹，亂跳亂跳。把一株合抱的古柏，撼得呼呼亂響，落葉紛飛，原來這怪物嗅覺極靈，嗅出樹後有人，發起野性，連人帶樹抱住。人雖抱不着，怪物兩隻鋼爪，真够厲害，插入樹中有幾寸深。又覺背上被紫霄刺了一劍，雖然背脊堅如鋼鐵，刺不進去，也覺一連劇痛。急想轉身奮鬥，苦於兩隻鋼爪插入樹中，急切拔不出來。這時身後又中了幾劍，惹得牠兇性大發，把大樹亂搖亂撼，鬧得沙石亂飛，山風怒號，聲勢頗爲駭人！猛聽得巨雷般一陣爆裂聲，樹皮片片飛裂，那樣大的柏樹，竟被怪物生生裂下半邊，脫出兩隻鋼爪來。樹身半裂處，一陣奇香，白乳色的乳漿，噴射老遠。那怪物鋼爪一脫，兇焰益張，倏一轉身，全身一抖，張開兩臂，又向紫霄撲來。

這時熊經略早已趕到，又同第一次一樣，兩人把怪物夾在中間，狠鬥起來。熊經略已棄劍不用，全憑內家真實功夫，運用一雙鐵臂，和怪物周旋。兩人夾擊多時，兀自制不住怪物。照說兩人本領，非同可小，尤其熊經略功候純青，遠勝紫霄十倍。無奈這種稀世怪物，非同尋常，一身鋼筋鐵骨，任你用盡如何厲害的重手法，牠都担任得起。加上兩隻長臂，揮霍如風，急切難以傷牠要害。最奇是怪物胸前白毛所在，被熊經略中了一石子以後，怪物似乎知道這是自己制命所在，鬥起來，保護得異常嚴密。怪物只要保護胸前尺寸地方，其餘都可悍然不顧。而熊經略、紫霄，却要留神怪

物兩爪，看牠裂樹之力，兩爪足有千斤力量，萬一被牠抓住，便難脫身！兩臂又比人長了一倍，蹠跳又比人靈便，這一來，便宜了怪物不少；紫霄未免心中焦急。恰好熊經略奮起神威，在怪物旋身對付紫霄之際，一腿起處，正踢中怪物腿灣。怪物也禁不起這一腿，毛腿一屈，一個踉蹌，向前跌了出去。

紫霄一見有機可乘，一躍身，越出側面，趁旋轉之勢，橫劍一揮，向怪物前胸橫砍過去。怪物向前跌去，正留不住腿，兩隻長臂又向前伸得筆直，想在前面大樹上撐住身子。萬不料劍如長蛇，已到胸前，勢難躲避。只聽得吱的一聲慘叫，再看胸毛紛落，血花四射。紫霄大喜，滿以為這一劍已中要害，不難再一劍結果怪物。那知怪物胸骨高突，制命之處，祇有胸窩凹進的一點地方。如果紫霄向前胸直刺，自然直透心窩，不難立時制死。無奈劍從側發，雖無砍到前胸，却被高出的胸骨格住，祇在紫霄抽劍之際，劍尖餘鋒所及，把怪物白毛所在割破皮肉寸許。幸喜怪物另有特性，最怕自己流血，一看自己制命所在，皮破血流，嚇得一聲慘叫，兩足一頓，倏的飛上樹枝，穿枝越幹，沒命的向谷外跳去。

熊經略、紫霄正想飛身追趕，忽聽得怪物又是一聲極慘厲的怪叫，重又翻身奔了回來。怪物在樹梢上飛行了幾步，似乎一個失足，從七六丈高的樹上掉了下來，正跌在一塊大石上面，把怪物跌

得像肉毯似的又激起丈許高，重行跌下。怪物滿不理會，騰的跳起身，兩爪握住一個毛臉，飛也似的衝了過來，似乎跌昏了心。這一衝又衝在一株參天古柏樹上，來勢既猛，彈力愈大，又把怪物跌個發昏。這一來怪物野性大發，兀自兩手握住臉，在樹林內瞎了眼似的亂衝亂撞，沒個停止。在牠奔突之所，四面盡是千年古樹，被怪物東一衝，西一撞，又鬧得樹搖枝舞，石走沙飛。那怪物恰像進了八陣圖似的，撞得昏頭暈腦，筋斗連翻，總撞不出林外去！熊經略、紫霄都看得莫明其妙，自以為怪物酒性未盡，奈何不得兩人，和幾株大樹出氣。再一細看，却見怪物兩爪捧着臉，一縷縷鮮紅的血水，從兩隻鐵爪縫內，汨汨流出，點點滴滴，順毛而下。兩人一看這樣情形，才恍然大悟，明白怪物兩眼受傷，所以握着臉這樣瞎撞。但不知怪物一上樹，飛行沒有多遠，兩眼何以忽然受傷，跌下樹來，兀自猜不出所以然來！兩人一商量，正想趕去，乘機刺死怪物。

忽聽得谷口不遠一株古柏上，有人喊道：『姊姊，我躲藏在此多時了！』紫霄吃了一驚，聽出是虎兒聲音，却因樹林層蔽，看不出他藏身所在。慌遙應道：『是虎弟嗎？躲在樹上，千萬不要下來，當心傷着你！』說了這句，一眼看見熊經略已飛身奔到怪物所在，來不及找尋小虎兒，慌忙一個箭步，挺劍趕去。這時怪物在幾株大樹中東跌西撞，已折騰得精疲力絕，氣如牛喘，兩眼又瞎，不辨方向。熊經略趕上前去，并起兩指，疾向怪物胸窩點去。吱的一聲，立時透胸而入。紫霄趕上

，又加一劍，直進心房。這樣雙管齊下，怪物如何經受得起！又吃虧了兩隻瞎眼，鋼爪雖兇，兩臂雖長，無法抵抗敵人，只落得一聲怪叫，跳起丈餘高，跌下來四肢亂舞，一陣翻騰，竟自死在地上！

怪物既除，兩人正想招呼少虎兒下來，却見他很快的奔到身邊，紫霄數說他道：『你這孩子，叫你不要來，你却胆大如天，竟獨個兒偷偷溜進谷來！萬一被這兇狠的怪物抓住，那還了得！』小虎兒鼓着嘴，悄悄自語道：『沒有我用金錢鏢打瞎兩眼，看你們制得住他才怪哩！』紫霄一聽，怪物兩眼，原來是他打瞎的，又驚又喜。慌問道：『你這樣湊巧打中怪物兩眼呢？』小虎兒笑道：『你們走後，我想見認見識谷內怪物，究竟怎樣長相。再說過天星生死不明，心裏放不下，決計跟在你們身後，偷偷走來。俺同女兵們回到牛脊岡下，向她們撒了謊，獨自溜了出來。不料你們脚步太快，俺略一遲延，便找不着你們的蹤跡了。好在穿過一片松林，便是白骨坳，認定谷口，左繞右轉的走來，可是路太崎嶇，遍地碎石叢木。』

『好容易奔進谷口，正聽得滿谷飛沙走石，呼呼怪響，嚇得俺不敢近前。忽又見一個遍身綠毛的怪物，一跳丈把高，在前面樹林內，呼呼亂跳。同時又看見姊姊劍光，和熊師叔的呼呼聲，料到已同怪物鬥上。俺沒見過這種怪物，那敢上前！急回身邊一株數丈古柏蹣了上去，直盤到頂上枝葉

叢密處，隱住身子，滿想悄悄偷看你們爭鬥情形。不料躲在樹頂上，四面都是綠沉沉柏葉，比樹下還要看不清楚，空自替你們出了一身冷汗！側着耳朵聽了半晌，誰知你們打了一陣，忽然停手，待了一忽兒，又聽得山搖地動的打了起來。正聽得出奇，猛的一聲怪叫，那怪物從樹頂上飛也似的向俺所在奔來。俺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以為怪物看出俺躲身所在，想來個順手牽羊。慌急中不由分說，掏出滿把金錢鏢，用姊姊才教我那手劉海撒金錢的絕招，向怪物夾頭夾臉擲去。萬想不到，瞎撞瞎中，怪物負痛，一翻身，便跌下地來，便被你們容容易易除掉了！俺此刻看這怪物兇悍的屍身，兀自胆戰心驚哩！究竟這怪物是甚麼東西變的呢？」

熊經略大笑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一出手便得了彩頭，胆氣也不錯！好好的用功夫，將來定有造就！至於這種怪物，俺初見時，還猜不定牠是甚麼東西。後來接連聽牠叫聲，和一切舉動，便明白了。這類怪物，古今來很少見，原是乘天地山川的戾氣所生。牠一出現，不是刀兵四起，便是國破家亡。這怪物在古書上叫做「獨」，也是猩猩一類。但是這怪物一出娘胎，便把同類盡數追盡殺絕，剩了自己獨個兒才快意。又天生一副鋼筋鐵骨，力大無窮，便是虎豹遇上牠，也是望影而逃。所以這怪物出沒處所，絕對找不出另外一禽一獸。照古書上說，猿啼三，獨啼一，便是說這怪物叫的聲音，只有極單調的一個悽銳的叫聲，和猿猴長啼短叫不一樣。而且性質特異，既無同類，也無

配偶，不陰不陽，獨往獨來的一個怪物，所以古人替他起個名字叫做「獨」。後人便把這字，形容到人類上去，像鰥寡孤獨等字義便是。講到鰥寡孤獨的「鰥」字，也是一種畸形魚類，正和「獨」相彷彿。萬想不到此地會出這類怪物，眼中原一片錦繡江山，要生靈塗炭了！」言罷，一聲浩歎，頻頻搔首。紫霄也不禁胸有惆悵，撫劍歎息。

大家沉默半晌，小虎兒忽想起一事，跳起來大喊道：『怪物既除，過天星那般人，究竟有無蹤跡呢？』熊經略一掉頭，指着溪面危坡上，笑道：『那不是過天星好好的坐在那兒嗎？』紫霄、小虎兒都向坡上望去，果然過天星顛巍巍的在坡上晃動，遠看去竟像一個窮叫化一般。原來怪物出現，紫霄斬籐道繫擋口，過天星已經嚇昏過去，下面幾番爭鬥，他毫未知覺，熊經略、紫霄也照顧不到他。直到此刻才悠悠醒轉，全身痛處，骨軟如棉，幾次掙扎，如何立得起來！但是坡下熊經略、紫霄、小虎兒互相立談，和地下橫着的怪物屍身，依稀看出，已知怪物已除，連小虎兒都到此了。熊經略知他動彈不得，重又飛身上坡，把他夾在脅下，飛身下來，放在林下平坦處所。又從樹下撿起自己酒葫蘆和那柄佩劍，曳在腰下。大家一商量，仍叫小虎兒回去，通知牛脊崗女兵們，到白骨坳來收拾過天星和怪物屍身。小虎兒走後，熊經略、紫霄又設法到四面峭壁危崖上找尋一番。這一尋找，便找出過天星帶來的四個寨兵，都被怪物弄死，也有塞在石縫裏的，也有弔在崖樹上的。只好

由女兵們，設法掩埋。諸事完畢，天氣差不多傍晚，當即率領女兵們，扛着過天星，抬着怪物屍首，回轉山寨。

第十六章 山寨的旖旎風光

李紫霄、熊經略、小虎兒，率領了女兵、寨卒，扛着怪物尸首，抬着受傷的過天星，一路急行回寨。闖動了全寨老幼，把寨門口一條長長的甬道，擠得水洩不通。寨內黃飛虎、翻山鶴等得知消息，也一齊擁了出來，霎時火炬如龍，人語如潮，寨卒們提着皮鞭，分開閑看的人，讓出走道，接着總寨主一行人，到了聚義廳，先將過天星扶回臥室調養。這時紫霄便發命令，將怪物尸首，即在寨柵口示衆。再把皮剝下來，蒙在聚義廳第一把交椅上，作爲永久紀念。此後山寨人民，都知怪物已除，白骨坳地方，一樣可以採樵打獵，好不喜歡，把李紫霄愈發當作天神般看待！

這天晚上，大家席散後，都知總寨主、熊經略一天辛苦，未免身乏，不敢多談，好讓貴客早早安息，一個個都散歸自己處所。李紫霄心裏有事，也巴不得衆人散去，好同熊經略細談心胸。不料衆人散後，惟獨路鼎、袁鷹兒二人，好像吃了齊心酒似的，限定了熊經略，有意搭沒意搭的扯東談西。偏是熊經略海闊天空，也是滔滔不絕。紫霄沒法，先自立起身，領着小虎兒辭回後寨。路、袁

二人一見紫霄別去，正中心懷，談鋒一轉，正想啓齒。

熊經略忽地向外一指道：『今天月色大佳，我們何妨到後寨嶺上，盤桓一下。』袁鷹兒、路鼎慌立起身，陪着他緩緩走向嶺上。兩人回頭一看，見身後跟着幾個貼身寨卒，一揮手，叫他們避去，只他們三人走上科杆嶺最高處所：恰好後寨紫霄住的一所小樓，正在嶺腰，兩人留神紫霄寢室樓窗，兀自燈光閃閃，樓下幾個佩弓帶劍的女卒，也人影憧憧，時來時往。便料得等待熊經略，也許和自己一樣，別有話講。

兩人正在胡思亂想，熊經略忽向他們問道：『我們師兄在世時節，你們兩人既有這樣師傅，當然得到一點益處：』袁鷹兒慌答道：『說起來都慚愧欲死！俺們兩人從小便與李老師傅早夕相見，無奈李老師傅真人不露相，誰也不知他是內家高手。直到俺們倆年紀長成，在江湖拜師訪友回來，從江湖上先輩口中，才探得李老師傅當年名氣，急速趕回，在李老師傅面前苦苦哀求，總算列入門牆。可是起首路已走錯，比初入門的還要費事！不到一年半載，李老師傅又撒手歸西，返魂無術，越發絕望。我倆提起此事，認爲終身遺恨！天幸先師一身本領，傳授了俺們師妹，足以保障一方，三義堡全堡父老身家性命，此後全仗俺師妹維持，一半也要追念先師在天之靈呢！』熊經略點頭歎息道：『人生如蠶如電，真也難說！兩位雖然把千斤担，擱在俺姪女身上，但是她強煞是個女孩兒

家，年已及笄，難道就這樣下去嗎？俺師兄志向未了，撒手而去。偏又誤打誤撞的叫俺遇見了她和她的弟弟，不瞞兩位說，這種地方，俺是一刻不能留的。現在爲了她姊弟兩人，倒惹起了我一腔心事，想必是我師兄在天之靈，鬼使神差，引我到此，替他了此一樁身後大事，但是……」

熊經略說到此處，忽見路鼎一臉惶急之態，倏的矮了半截，直挺挺跪在他面前，一顆頭却只管低了下去，幾乎貼在胸口上了。熊經略詫異道：「你爲何如此？快起來，有話好說！」路鼎不便開口。却由袁鷹兒婉轉說道：「你老不知，俺們路兄，思慕師妹，非止一日。撮合的人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俺們師妹也未始不知。便是這次千里長途，來迎你老，也因師妹在晚輩面前，露過口風，只要請到大駕，此事便可商量。現在幸蒙屈駕成全，萬事俱備，只欠一位月下老人。路兄早和晚輩商量多次，難得你老提起此事來，路兄情不自禁的，跪求你老成全了！」熊經略呵呵笑道：「想不到你們兩位跑到幾千里外，來請我撮合你們婚姻的，我還睡在鼓裏，祇當你們來救我出獄哩！」路鼎被他說得不好意思，弄得沒有話說。熊經略笑道：「起來！起來！不瞞你們說，我這人脾氣特別，不願管的事，憑你跪在我面前三天三夜，也是白費，偏逢我顧慮到她終身大事。你的家世和你們三姓的淵源，我也明白一點，既然她自己露出口風，也許我這撮合山不致碰釘子！現在這樣辦，回頭我探一探她意思再說。」路鼎大喜，倏的跳起身，連連打躬。袁鷹兒一看大媒請好，向路鼎

使了眼色，兩人便告辭而別。

熊經略獨個兒賞了一會明月，便想回身。忽見嶺腰松林內，款款步出一位美人來，月光映處，益顯得風鬟露鬢，綽約多姿。仔細一看，正是紫霄。也不帶隨侍女兵，只攜着小虎兒緩緩走上嶺來。熊經略暗道：『我這姪女，真是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，誰看得出來是雌踞山寨的女英雄，怪不得路鼎這樣哀求了！』一陣思索，紫霄、小虎兒已到跟前。紫霄笑道：『姪女在樓窗內，望見路、袁兩人，隨着師叔到此，一忽兒又鬼鬼祟祟的回去了。』熊經略大笑道：『他們舉動，瞞不了你的眼睛，他們此刻求我的情形，當然你也看見了。好在你不是世俗女子，有甚麼主意，儘管對我說，趁我在此，好替你作主！』

紫霄沉默了一忽兒，忽然正色說道：『此事暫且拋開。姪女本有一樁很要緊的事，想求師叔俯允，不想被路、袁兩人來鬼混，闖闖鬧了一陣，好不容易等他們一走，才急急起來。這裏好歹要求師叔看在先人面上，成全姪女的了！』說着，便同小虎兒一齊跪了下去。熊經略詫異道：『你也有事求我，難道又是你請我到此的那個主意嗎？論理你的事，無論如何爲難，我不能撒手不管。只是那樁事，却勿強人所難，我實在難以答應！』紫霄道：『師叔不要誤會！那樁事，姪女早已說明，既知師叔是自己人，怎敢污辱師叔！』熊經略道：『噢！除此以外，還有何事？快起來，有話便說，

不必如此！」兩人起立，三人就在嶺上幾塊大石上，拂土分頭坐下。熊經略催問何事，這樣鄭重。紫霄微笑道：「先父棄養以後，在姪女心上一樁最大的事，便是想培植虎弟，成個人物，不致有墮先父聲名。師叔請想，虎兒一年大似一年，在這山寨混跡，耳濡目染，氣質易變，萬一走入岐途，姪女如何對得起先人？幸而天緣湊巧，蒙師叔千里光降，姪女想來想去，只有跪求師叔，把虎弟收爲徒兒，傳授他一點真實本領，非但姪女終身感激，連黃泉老父，也要銜環結草的！」說罷，珠淚盈盈，重又跪了下去。

熊經略雙手扶起紫霄，長歎一聲道：「你這一番話，我也很受感動，我真無法推辭！論小虎兒資質，我也樂意陶融，但是我不能在此教導。既然你一心把他託付與我，只有帶着他隨遇而安了，你能放心嗎？」紫霄道：「姪女早已想好主意，留得住師叔，果然最好，留不住時，任憑師叔海角天涯，帶他同去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叫小虎兒當地行了拜師大禮。小虎兒年紀雖小，却也知道這位師傅不比他人，祇要自己用心，準能得着好本領！心裏非常快活，恭恭敬敬拜罷起來，便垂手侍立於側。紫霄又說道：「論理，這樣拜師大典，未免草草！無奈姪女不願意不相干的人知道，此時却是好機會，未免褻瀆師叔一點！」熊經略大笑道：「這種小節，俺素來不理會，你說不願意人知道，正對了俺心思！不瞞你說，俺從此以後，便要隱去真名實姓，做效個世外逍遙的人。這裏的人還口

口聲聲稱俺熊經略，反而教俺難受，萬一傳揚出去，更不適當，所以俺決定明天悄悄一走。可有一節，你弟弟總算託了我，從此由我管教他，你可放心了！但是你弟弟一走，你究是一個女孩兒，舉目無親，孤零零在這虎狼之窟，畢竟不安！我看路鼎這人，心地氣質，都還不錯，雖然本領配不上你，門第家世，也還相當。再說你們三義堡三姓淵源，不比他人。你現在統率這一般好漢，他們如何能够持久，便把玉龍岡地產，盡量開闢起來，也是緩不濟急。倘然有路鼎担当，他的家資產業，足可幫助你雄踞待時。依我之見，不如你們兩家便聯了姻罷。我這一番話，却不是給路家說媒，是完全替你想的。你是聰明的人，當然想得週到，此刻別無外人，何妨對我說個明白呢。』

熊經略一口氣說完這話，却見紫霄梨渦微暈，只管沉吟半晌，才說道：『姪女何嘗不知道，便是先父彌留擋口，也曾提及姪女終身大事，注意到路鼎身上。路家屢次求婚，姪女不是不答應，只因熱孝在身，弱弟尚未成立，不願舉行此事。現在到了此地，又是騎虎難下，再說強盜窩裏舉行此事，將來也被人恥笑！而且……』熊經略不待她再說，搶着說道：『你所慮的事，兀是閨閣之見！既然到此地步，也只好做一步是一步！依我看，天下亂源已萌，不久鼎沸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，只求你們夫妻抱定爲民爲國的主意，將來定有機會到來！俺此去雲游天下，難免結識幾個英雄人物，也許有助你們一臂之處。你們夫妻二人，把山寨整頓得好好的，也可以成一旅之師，依然可

以垂名竹帛！現在山寨基礎未穩，正應該合力同心。你與路鼎如果沒有特殊障礙，不如早早完成大事罷。」紫霄聽得，連連點頭，倏的含淚跪下，低低說道：「師叔教誨，怎敢不從！無奈姪女形單影隻，別無長輩主持，只有求師叔屈留幾天，替姪女作主罷！」熊經略笑道：「天下事真是難說，這一來，又不由我不依你了！好好，明天我定有兩全其美的辦法！現在我們回去罷。」於是三人返後寨。路鼎婚姻，總算片言定局了。

第二天，清早時候，袁鷹兒便上後寨探問。熊經略早已想好主意，安排妥當，却故意對他說道：「事頗棘手，一時難以打動。現在她有一樁最要緊的大事，立刻要辦，她已打發女兵們傳諭各位寨主，立時齊集聚義廳，聽候命令。你快去，我也跟着就到。快去，快去！」袁鷹兒驚疑不定，又不敢多問，慌不迭去知會路鼎，同到聚義廳來。來到廳上，黃飛虎、翻山鶴、黑煞神等已在。過天星一夜調養，業已復原，也在其中。路、袁兩人進廳，衆人招呼。翻山鶴等以爲袁、路兩人是總寨主近人，必定知曉今日聚會的事。誰知一問兩人，同衆人一樣，你問我，我問你，都是暗中摸索，猜不出所以然來。

待了一忽兒，熊經略和小虎兒到來，却不見寨主紫霄同來。衆人慌請熊經略高坐。熊經略兩手一拱，笑吟吟說道：「今天驚動諸位，並不是俺姪女主意，却是俺同她商量好以後，請諸位到此一

談的。這樁事，可以說完全山俺主動，可是關係貴山寨的興隆。因為俺師兄去世擋口，曾留有遺言，說是三義堡路、袁、李三姓，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。又看中了一個愛婿，臨死時，已在俺姪女面前露過口風，在俺姪女自己雖然沒有說出詳情，但是我已知道。既然湊巧到此，必須替她作主，完成她終身大事，好對得住我去世的師兄！她終身有了着落，便可一心一意整理山寨，此後她放手做事，也可便利一點。諸位也可同舟共濟，做出一番大事業來！」說到此處，話鋒略停。

這其間，却急壞了路鼎，喜煞了袁鷹兒。在路鼎當局者迷，一聽到李老師傅在世時已看中了一位愛婿，必定另有其人，品貌本領，必定勝過自己百倍，這樣一思想，焉得不急？但是袁鷹兒，却旁觀者清了！他先聽到三姓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，後說的那位愛婿，不是路鼎還有那一個？熊經略先頭說的『事情棘手』那句話，無非故佈疑陣，略作驚人之筆罷了！不提兩人暗地亂想。

一忽兒，又聽熊經略向袁鷹兒笑嘻嘻的指道：『湊巧這位袁兄，早已把大媒責任，扛在肩上，向俺姪女不知提過多少次。說的那位新郎，也正是俺師兄在世時看中的那位愛婿。』這一句話，聽在路鼎耳內，宛如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平空當頭打下！又像打下的不是霹靂，却是一個九天仙女！心裏驚也驚得過，喜也喜得出神，又加上立在身旁的袁鷹兒，暗地扯他衣襟，益發急於想聽出下文！可是心腔子裏咚咚亂跳，一上一下，宛如十幾個吊桶，在水井內來回打滾一般，熊經略以後說的

甚麼話，罰誓也聽不出一句來！只聽得衆人一陣拍手歡呼，轟的一聲，立時把他圍住，賀喜的，說笑的，撮弄得騰雲駕霧一般。鬧了一陣，總算袁鷹兒能說善道，把他架出重圍，溜回兩人住所，坐了片時，才覺心神安定。一開口，便說了一句。『熊經略這樣大恩大德，教俺怎樣報答！』袁鷹兒大笑道：『我的路兄你怎麼啦，難道真樂糊塗了嗎？佳期就在眼前，多少正經事要你去辦，怎的說出這樣癡話來？』

路鼎茫然道：『怎的佳期就在眼前？究竟熊經略說甚話來？』袁鷹兒笑得打跌道：『原來你真樂迷糊了！大約熊經略以後對衆人說的許多話，你都沒有入耳！他說路、李兩家婚姻就此定局，他是女媒，我是男媒。而且因爲沒有尊長，他算女家主婚的長輩。又因爲他不能在此多留，明日恰是黃道吉辰，一切俗禮，盡行刪去，你們兩人，就在明天正午時在聚義廳上交拜，後寨就作洞房。三義堡分寨、暫請黃寨主主持，好讓你騰出身子，穩作新郎。所有張燈、結彩，採辦喜慶筵席，犒全寨士卒，都已派定幹練頭目，連夜分頭趕辦起來。不信你此刻再到廳上去看，包管已煥然一新了！你想時機這樣迫促，你難道真個百事不管，光身做新郎嗎？』路鼎一聽，急得跳起身來，拉住袁鷹兒道：『我不知事情辦得這樣急促，不怕簡慢了俺們師妹嗎？』袁鷹兒忍住笑聲，說道：『誰說不是！但是他老人家（指熊經略）獨斷獨行，誰敢道個不字！』路鼎又道：『現在咱們兩人得速回

三義堡去，籌備一切，我總要對得起我師妹才是！袁兄你要做到底，幫我趕回咱們三義堡去，知會家裏人置辦應用東西才是！」

袁鷹兒道：「紫霄師妹不比他人，又關係着山寨面子，男女兩家應辦東西，都在你一人身上。至於裝飾洞房，置備粧奩，那是萬萬來不及的。好在師妹是女中豪傑，這種東西滿不在她心中，只要你禮貌週全，誠心誠意，也就罷了！倒是總寨分寨，上上下下一切人等，滿得重賜，於你面上也風光。依我看，事不宜遲，咱趕回三義堡，籌備犒賞羊酒財帛，知會三姓父老集寨賀喜，才是正理！」路鼎連連稱是。於是兩人備了幾匹快馬，帶了幾個得力人，也不通知別人，立時飛也似的趕回去了。當天晚上，兩人又趕回山寨。

大家手忙腳亂，分頭辦事，人多手衆，易於告成。各處分寨和三義堡三姓族人俱都到來，連各處山頭好漢，也紛紛聞名趕到，參與婚禮。頓時把玉龍岡上下弄得人來人往，賓客如雲。紫霄身為總寨主，變了新娘子，一時難以見客。只好分派黃飛虎，翻山鷓分頭款待，黑煞神，過天星內外糾察，老獬管理聚義廳上的喜堂，女家總提調是熊經略，男家總提調是袁鷹兒。其餘全寨頭目和路，袁兩族父老，都派定執事，倒也井井有條。

一宵易過，轉瞬便到了第二天正午吉時，忽聽得廳內，贊禮的一聲高唱，階下鼓樂又細吹細打

起來，寨門外又是通通幾聲砲響，接着劈劈卜卜鞭砲聲直響到後寨去。原來這時新郎路鼎，全副戎裝，騎着雕鞍鮮明的高大馬，帶着二十多名雄糾糾的堡勇，到後寨舉行親迎之禮去了。待了一忽兒，袁鷹兒如飛的跑進聚義廳，向衆人一拱手道：「吉時已到，新郎已迎將來了。」話言未畢，寨柵外又是震天價幾聲砲響，聚義廳階下一條甬道上的人們，春雷般一聲歡呼，立時波分浪裂般，兩下分開，讓出一條長長的道路，顯出一對繡字大旗來，旗上却繡着三義堡分寨寨主路幾個黑字。旗後緊跟着二十多名壯勇，一對對披紅插花，手捧提爐。爐內香烟縷縷，籠罩着喜氣洋洋的堡勇。緩緩趨近階下，倏的分開，相向而立。壯勇對面立定，鸞鈴響處，新郎誠惶誠恐的翻身下馬，由廳上黃飛虎、翻山鷄迎扶進廳，直到正中香案前向北立定。

這時聚義廳大非昔比，廳前掛燈結彩，當然不用說，便是廳內也佈置錦繡輝煌。正中香案，點着蟠龍舞鳳的臂膀粗巨燭，獸鼎內焚起百合異香。屏風上掛了一幅刻絲的三星大軸。其餘羅列着奇珍異寶，繡帳羅屏，把袁、路兩家寶物，和山寨歷年積存的貴重品物，都裝飾得乾乾淨淨。連寨主們幾把虎皮交椅，也改頭換面，給錦繡交錯的幃幔遮住了。只有從白骨坳怪物身上剝下來的那張金碧毛皮的第一把交椅，却依然高供在香案上面，說是山寨規矩如此，總寨主的交椅，不能隨便移動的。這時新郎一到，贊禮生又高唱入雲，前邊廳外樂聲剛住，寨門外砲聲又作。可是寨外人如潮湧

，呼聲震天，宛如千軍萬馬一般，反掩住了迎接新娘的禮砲。

廳上衆人吃了一驚，以爲發生了事故，慌派人趕去一探。原來滿不相干，却是玉龍岡、塔兒岡，三義堡三處趕來看熱鬧的男女老幼，把寨柵外一片廣場，擁擠得萬頭簇動。等得新娘子彩轎和一行執事到來，衆人呼聲雷動，一齊包圍住新娘轎馬，都想看看總寨主裝成新娘的豐采。新娘子身邊女兵寨勇們，又都和這般看客廝熟，平日原是一家人一般，怎敢逞蠻驅逐，呼的一聲，早已把一行整整齊齊的執事，衝得七零八落，把新娘彩轎圍擠得水洩不通。衆人一半好奇，一半紫霄平日對待三處寨民，撫慰體恤，如同家人一般。再者又都是女兵寨卒的家屬親友，平日聽熟了總寨主怎樣姿色，怎樣本領，怎樣智慧，個個人心裏都當她天仙一般，這時改裝了新娘子，益發要看個飽了！廳上各寨主一聽新娘被寨民包圍，恐怕誤了吉時，慌派了幾個出去，高聲曉諭。

那知護衛新娘的熊經略，依然披着一件破道袍，擋在新娘面前，早已連說帶笑，大聲說道：『諸位高鄰，不要亂擠，新娘是總寨主，今天做了一次新娘，明天還是總寨主，諸位要看，明天後天有的是日子，儘管慢慢來看，何必忙在一時？如果諸位擁擠不去，誤了吉時，這倒不是玩的！』他這樣一喊，看熱鬧的人明白事理的，也齊聲喊道：『這位道爺說的對呀！咱們全仗總寨主順順利利的保護咱們，今天是她老人家好日子，咱們不要誤她的吉時才對呀！衆位鄉親散散罷！』這一下

，衆口同聲，立時像螻蟻歸洞般，紛紛散開，讓出中間直連寨門的一條道來。女兵寨卒依然執着儀仗，排列成行，向寨柵門內魚貫而進。

這幾隊儀仗，却比新郎來得威武堂皇了！第一隊爲首一個山精似的頭目，賣露他的膂力，捧定一面長逾二丈的大旗，鑲着火紅蜈蚣穗，迎着風獵獵山響，中間繡出玉龍岡總寨主李幾個大字。身後幾十個精壯寨卒，一色荷着映日耀光的長矛，矛上都結着紅綠彩球。這一隊過去，第二隊又是兩面繡旗，分繡着衛鄉保國，除暴安良八個字。旗後二十四個鼓吹手，吹打着異樣細樂，聽之心醉。後面幾隊都是掛紅插綠的女兵，提爐的，撐扇的，執拂的，捧劍的，一個個邁開扁魚大脚，昂頭而進。這般大脚婆後面，才是翠帷繡幃，四平八穩的新娘轎子，兩旁擁護着十幾個妓俏的女兵，全身軟甲，挂劍背弓，很是英武。新娘轎後，跟定兩匹駿馬，馬上便是送親的熊經略、小虎兒了。這隊儀仗到了聚義廳下，也兩面分開，讓新娘轎子直抬到階下。熊經略、小虎兒棄鞍下馬，由袁鷹兒等迎接進廳。

這時廳上廳下，鼓樂喧天，三吹三打已畢。又聽得堂上贊禮生提着丹田音，高唱一套照例吉詞。然後唱起新貴人、新玉人就位行交拜禮的儀詞來。這時贊禮生宛同百萬軍中的司令官一樣，誰也得聽他的話！他一聲高唱，新娘轎邊幾個女兵，慢慢打起轎前繡幔，扶出總寨主來。廳上下各寨主

頭目人等，誰不注視在彩轎中間，一經轎簾捲起，衆人眼前鬚鬢打了一道電閃！再仔細看去，才認清女兵們扶出珠冠霞披，玉佩雲裳的美人兒來，比較平日淡粧素服，玉骨冰肌，又是不同，此時只覺雍容華貴，儀態萬方！但是衆人儘量看了個飽，只有那位新郎路鼎，早已面朝裏，背向外，誠惶誠恐的立在香案前紅氈上，那敢回過頭來看一眼呢？好容易，等得美人駕到，香風陣陣從背後襲來，又聽得環佩叮嚙，夾雜着佩佩鏘鏘，已到紅氈上面，饒是路鼎英雄，到這地步，也覺心頭亂跳，滿身不得勁兒！只好眼觀鼻，鼻觀心，足恭將就的聽贊禮的擺佈！一霎時，嘉禮告成，大家送新郎、新娘進了後寨的洞房。照俗禮和大家的性氣，恨不得盡量鬧一鬧洞房，向路鼎大開玩笑。但是新娘是總寨主身分。平日威嚴肅穆。領袖羣英，大家如何好意思露出輕佻舉動來？又加上一位不怒而威的熊經略，督視在旁。只可老老實實的退到廳上，大鬧喜筵，盡量喝酒了。

衆人正喝得興高彩烈之際，忽聽得寨卒們報道：「總寨主和路寨主親來道謝！」一語未畢，七八個女兵已簇擁一對新婚夫婦，緩步進廳，廳外又奏起安席細樂，衆人慌一齊起立。却一眼看到盈盈卓立的紫霄，已換了個樣子，把交拜時的官裝，去掉了乾乾淨淨，依然是平日的素服練裙。只有面上脂粉，尙未洗掉。路鼎也換了華服，比平日還要撲素些。兩人一進廳，紫霄歛衽，路鼎抱拳，向全廳席上至敬。路鼎並說了幾句謙謝的冠冕話。卽由幾個女兵，搶起酒盞，代他們夫婦分頭向各

席敬酒。

這時廳上也有不少因親及友，藉此觀光的山三岳成名好漢。靠左第一席上，便有兩個魔頭在座。一個是過天星幼年一起從師練武的同學，是襄陽人，綽號笑面虎，約摸有三十多歲。生得闊面濃眉，豺聲鼠目，外加一臉橫肉，滿頰瘡痍，不笑則已，一笑起來比哭還難看！此人原是襄陽一個惡霸，一面接交官府，魚肉良民。一面又坐贓窩盜，無所不爲！他不知從何處得知過天星在玉龍岡坐了交椅，又得知玉龍崗英雄了得，威振一方，起了拉攏念頭，特地備了幾樣名貴禮品，邀了一個本領高強的盟弟，指名來見過天星。却不料正趕上山寨舉行喜事，居然也混充起賀客，高踞廳上筵席了。

和他同來的那位盟弟，在長江上下游，大大有名，不論是誰提起他來，都是嚇得變貌變色！原來此人是長江一帶出了名的獨腳飛盜，外帶着到處採花，他做的案子，不計其數，却從來沒有破過案。因着他一身軟硬功夫，條條倏往，無跡可尋，官廳捕役，非但不敢同他拚命，反而暗中得他賂賂，上下其手。這其中，一半也因有笑面飛庇護他，愈發可以逍遙法外了！這人匪號也特別，叫做「紅孩兒」。因爲他天生成一付短小身材，全身不够三尺長，却又長得一張白裏翻紅的俊俏面孔，雖然年已二十出外，看外表兀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兒。他利用這付短身材，每逢晚上做案，便穿上小

孩的紅色短衫褲，又截短了長髮，剪成一圈齊眉劉海，兩邊又梳了兩支冲天杵小辮，冷不防飛進大家繡閣。姑娘們驟然一看，真還不疑他是採花大盜，當他是鄰居頑童哩！有許多無恥娘們，被他破了貞操，反愛上了他，留在深閨中，十天半月不出來，也是常有的事！這次他在笑面虎家中盤桓，聽笑面虎說起玉龍崗總寨主是個少女，如何美貌，如何本領，說得他心癢難搔，拉着笑面虎非要同去不可！因此兩人搭檔同到山寨，也算兩位賓客。

紅孩兒起初看見兩人交拜，覺得路照沒有風流溫柔的資格，配不上這位天仙般的總寨主，很替紫霄抱屈！等得紫霄、路鼎穿着平常便服，進來周旋，他兩隻眼直勾勾的釘在紫霄面上。覺得這位美人兒，無論金裝玉裹，荊釵布裙，都掩不住她的姿色，自己枉稱採花使者，竟沒有碰着這樣絕世佳人。他這樣癡癡的想着，兩隻色眼又直勾勾的釘着，笑面虎和他說了幾句，全然不睬，竟似失了魂魄似的，形狀非常可笑！這席主位上正是過天星，一看紅孩兒失神落魄的，弄出這付怪相來，也覺十分不雅！萬一被總寨主和別人看到，追究起來，總是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性命才蒙總寨主親自救出，怎麼又引進這種壞坯子來，當這大喜的日子，萬一弄出事來，自己如何吃消得下！這樣一想，愈想愈怕，屢次想開口用話點醒笑面虎，叫他轉知紅孩兒放尊重些。無奈笑面虎也是色中餓鬼，忘記了自己坐在何處，直着一雙怪眼，也自看呆了，過天星屢次用目示意，何曾理會得到。

偏巧有兩個女兵，提着兩把酒壺敬到這席上來，紫霄、路鼎的眼光，自然也轉到這席上。互相行禮之間，在路鼎只覺這首座兩人，面目甚生，也不注意到別的地方。可是紫霄目光如電，何等聰明，一瞬之間，早已把兩人怪相看到肚裏，也不作聲。姍姍的向席上一一周旋告竣，夫婦倆正要雙雙退出，忽見中間一席上幾個白髮蕭蕭，衣冠楚楚的老頭兒，走下席來，齊向紫霄躬身為禮，笑着說道：「俺們這幾個小老兒，已是風燭殘年，平日仗着總寨主庇護，安居家中，足不出戶。平時耳內聽得總寨主如何本領，如何智慧，却苦於行動不便，每逢寨主大顯身手時，總趕不上飽飽眼福！俺們這幾個小老兒，時常聚在一起，議論此事，總想設法親眼看一看總寨主本領，這樣死去，俺們才算沒有白活了這許多年！無奈在平時不敢冒昧褻瀆，幸得今天是總寨主大喜日子，又知總寨主平時敬老憐貧，操着胆氣，借酒遮臉，想求一求總寨主賞個面子！只是動刀掄杖，今天大喜日子，實不相宜，請總寨主隨意施展一點，俺們幾個小老頭兒死也甘心了！」說罷，又連連打拱。

這幾個倚老賣老的這樣一說，却合了一般賓客的胃口。在本寨各好漢，早已見識過，原不希罕。可是各處趕來賀喜的江湖好漢，平日對於紫霄也只聞名，既是洞房鬧不成，正苦沒有題目，此刻一經幾個老者提議，立時齊口同聲的響應起來。其中笑面虎、紅孩兒兩個寶貨，更是別有用心，巴不得有此一舉，看一看美人的本領如何？這時路鼎怕紫霄不樂意，一個別扭，便要弄僵，偷眼看她

時，却見紫霄看出出頭的幾位老者，都是路、袁兩姓，族中的長輩，說的話又這樣委婉，笑吟吟的說道：『今天承諸位尊長，和諸位貴客光降，使山寨增輝，非常感激！至於差一點微末之技，在座貴客，都是此中高手，恐怕難以入目，反不如藏拙爲妙！』紫霄話未說完，賓客堆裏早有幾個人齊聲喊道：『我們久仰總寨主內家功夫出衆，務必賞面才好！』這幾個人一喊，合者益衆，鬧得個烏烟瘴氣。紫霄再想接說幾句，已是不能，又苦於自己究竟是嶄新的新娘子，不好意思大聲說話！幸而袁鷹兒擠進人圈，笑吟吟向衆人說道：『諸位要做寨主一顯身手，也未始不可！不過只她單人獨練，未免枯燥無味！諸位貴客都是行家，何妨出來先練幾樣絕技，也教做寨主見識見識呢！』這一句話，正合紫霄心思。因爲今天來客良莠不齊，難免有別的山頭，假充賀客，暗探虛實的事，藉此也可看看本人本領如何？

這時衆客裏面，也有持重不露的，也有想賣露幾手的，也有自知自己本領不濟不響的，你推我讓了半晌。忽聽得左面席上有人怪聲怪氣的喊道：『有幾手的就下場，何必學娘兒們似的扭扭捏捏就誤工夫呢！咱們還要看後面壓軸子的好戲呢！』這一喊，誰也聽出語中帶刺，不免都伸起脖子，尋說話的人。那知他喊了幾句，脖子一縮，沒事人似的，自飲自酌起來。只有一席的人，知道喊的就是笑面虎。可是過天星心裏格外難受，暗想你這小子真損，你既然不顧體面，俺也不顧交情

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笑說道：『咱們多年不見，大哥功夫當然一日千里，趁此機會，何妨出面露幾手，也使小弟面上增光呢！』笑面虎笑着向那面一指道：『你不要忙，咱們先得看看別人的！』

過天星等朝着他指的所在一看，果見一個油墩似的胖漢，從左面席上被人架了起來，推推擁擁，一直推到廳中鋪紅氈的空地上。那胖漢生成一張四方大黑臉，走起來，頷下兩塊肥肉，一動一哆嗦。一個小鼻子，却躲在兩塊肥肉下面。一雙豬眼也被面上肥肉，擠得變成一條線。下面還凸着一個大鼓似的肚皮。這付怪相，誰也禁不住要笑。袁鷹兒、路鼎、紫霄一看這樣寶貨，也來獻藝，只可忍笑，退到下面主席上坐下，靜看胖漢怎樣施展？可笑胖漢踏到紅氈上，把袍袖向上一捲，伸出短短的兩隻黑肥手，十個指頭，却有蘿蔔般粗，忽的向兩面席上一抱拳，發出尖列列的刺耳嗓子，說道：『在下生長鳳陽，自幼愛好武藝，淮南淮北，一帶英雄好漢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俺的，承他們不棄，送俺一個鐵肚皮的雅號，因俺功夫都在這肚皮上。』說到此處，竟自解開袍帶，大敞胸膛，端出黑油油，亮晶晶的一個大肚來。而且兩手開弓，接連幾個巴掌，把自己肚皮拍得山響。他這付尊容，配着他一付尖嗓子，已經够看的了，怎禁得他這樣一做作，逗得衆人闌堂大笑。這時熊經略、小虎兒都在席上，衆人笑時，小虎兒直笑得躡下身去，直扶肚子。連紫霄也忍不住別過頭去。惟

獨熊經略始終沒有正眼看他一眼，只顧喝自己的酒。這且不提。

那胖漢把肚皮拍了一陣，又說道：『諸位不要笑，淮南淮北一帶的英雄，在俺肚皮上跌筋斗的不知多少，俺這鐵肚皮綽號，得來也不容易哩！口說無憑，諸位不信，便請過來，在俺肚皮上重重的打三下，俺決不還手，且看俺肚皮結實不結實？』話猶未畢，猛聽右席上大喝一聲：『好的，俺來試一下！』喝聲未畢，人已到了鐵肚皮面前，原來此人就是笑面虎。他暗想不管他肚皮怎樣，橫豎他願意讓人打，這樣便宜，落得我的！他打好如意算盤挺身而出，來到胖漢面前，也不招呼，只把袍袖一勒，伸出油鎚似的拳頭，在胖漢面前恍了一恍，哈哈笑道：『足下肚皮雖然結實，俺這拳頭分量也不輕，咱們往日少怨，今日無仇，萬一打壞了尊腹，倒不是玩的！咱們預先聲明一下。』胖漢瞪着一雙豬眼，向笑面虎看了又看，然後冷笑一聲道：『俺肚皮擺在這裏，原不是擺空架子與人看的，打壞了肚皮，只怪自己肚皮不結實，便是打破了肚皮，也怨不得人拳重！萬一俺肚皮沒有受傷，打的人倒受了傷，當然也不能怪俺肚皮無情，這也得預先聲明一下！足下如果自問沒有把握，還不如回去安坐吃喝的好！』說畢，兩手叉腰，兩腿一蹲，端得四平八穩。

笑面虎原是個兇暴腳色，怎禁胖漢一反激，又自恃着拳頭上用過苦功，平日一拳可以擊碎三塊水磨方磚，這樣棉花似的大腹，包管一拳過去，便打得他大小便齊出！那邊架子端好，這邊便舉拳

奔去，還算笑面虎良心發現，拳頭未下，心裏一轉念，萬一真個一拳打死，在這喜慶席上，似乎說不過去，不如只用八成力量罷！他念頭一轉之間，油錘似的拳頭，已到胖漢肚上，只聽拉托一聲，笑面虎的拳頭整個兒陷入肥肉之內。看的人吃了一驚，以爲一拳搗破了腹皮，連拳頭都打入腹內了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未等笑面虎拔拳，忽聽胖漢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同時黑油油的肚皮，突地向外一鼓，卜通一聲，笑面虎仰面一交，跌出三四步開外。笑面虎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豈肯吃這個虧！一骨碌跳起身來，虎也似的一聲大吼，一雙滿佈紅筋的怪眼，突得鷄卵一般，火雜雜重又撲將過去，惡狠狠用足力量，騰的一拳。這一下，樂子可大了！拳到肚皮上，只覺胖漢肚子真像蒲包一般，鬆鬆的毫不着實，四圍肥肉，却跟着拳頭往裏收。這面拳勢既猛，皮肉也格外收得緊，非但整個拳頭沒入肉堆內，連小半條臂膀，也裹將進去了！笑面虎一看不好，急想收拳時，那知拳頭到了人家肚皮上，被四面肥肉裹得緊緊的，宛如生了根，再也拔不出來！掙扎了幾下，拔不動，心頭火發，惡胆頓生，正想舉腿兜頭踢去。

猛聽得胖漢喝一聲：『滾你媽的！』這一下，真要笑面虎好看！在胖漢肚皮運氣一鼓之間，笑面虎伸腿欲踢之際，猛覺全身一震，憑空彈出一丈開外，頭下脚上，一個倒栽葱，直跌落大廳門角

落裏，跌得他發昏了半晌起不來！因爲頭上脚下，跌下來，頭和地面便撞了一下，自然震得昏迷過去了！過天星倒底不忍，慌和頭目們趕來，把笑面虎抬了出去。這邊把受傷的笑面虎抬出，那邊胖漢得意揚揚，把肚皮拍得山響，哈哈大笑道：『那位仁兄真可以，看他神氣，定想一拳打死俺才甘心！那知在俺這肚皮上打得輕跌得輕，打得狠也跌得狠了！有了那仁兄作榜樣，大約沒有人來嘗試的了！俺總算獻過了醜，要失陪了！』他正想掩好衣襟，忽聽得右席又有人大喝道：『休走！還有一個不怕跌的！』衆人急看時，只見右席上走下一個滿身錦繡，俊俏風流的瘦小書生來。身子雖然短小，幾步春風俏步，却像台上做戲一般，原來此人就是紅孩兒。

第十七章 男女英雄的結合

他在席上，看清胖漢肚上功夫，無非仗着一點蛤蟆功，笑面虎練的是一身硬功，想用猛力伏人，所以上了他的當！紅孩子存了報復主意，便一步三搖的走近胖漢，假充斯文，向胖漢兜頭一揖。胖漢正在志高氣揚，那把紅孩兒放在心上？略一抱拳，便哈哈笑道：『足下乳臭未乾，吃完了喜酒，上學堂去是正經！咱們以武會友，沒有你們念書人的份！』紅孩兒並不生氣，依然笑嘻嘻的說道：『我看那位打你的肚皮的朋友跌得怪有趣的，所以俺也想照樣跌他一交！再說你自己說過，不論

是誰，都可以打你肚皮三下，並沒有說念書人不能打你的話。你如果怕俺打你，那倒好辦，你只要在人面前朝俺叩三個響頭，俺就放你過去了！」這一番尖刻的話，說得胖漢真像氣喘一般，怪鳥似的大叫，立時重做胸脯，端好功架，向紅孩兒招手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你自己招死，可不能怪俺！」紅孩兒嘻皮笑臉，並不動手，只管朝着他端詳。胖漢等了許久，有點不耐煩起來，喝道：「叫你打，你又不來打，只管就誤功夫做甚！」

不料胖子話未絕聲，紅孩兒一個箭步，疾起右掌，向胖漢肚臍眼上只廳生生一拍。托的一聲響，猛見胖漢臉色驟變，一聲怪叫，望後一個倒坐，墩在地上，竟起不來了！紅孩兒朝地上胖漢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「原來鐵肚皮功夫，也只如此！」說畢，頭也不回，向廳外出去了。這擋口，忽見老獼猴一躍而起，向廳外喝道：「去客且請留名？」紅孩兒仰天大笑道：「俺便是長江紅孩兒，是此地過寨主朋友。」說完這話，依然揚長而去。老獼猴記住姓氏，轉身來看鐵肚皮胖漢，已由衆人七手八腳的從地架起，向廳外扶出。原來那胖漢是老獼猴的舊友，跟着老獼猴從塔兒鬧起來瞻仰婚儀，這時受了紅孩兒的掌傷，面如金紙，牙關緊閉，老獼猴慌同幾個寨卒，把他架回自己下處調養。

可是聚義廳上，被這幾個寶貨一鬧，鬧得興致索然，也沒有人敢提議請紫雲再顯身手了。坐在左首席上的熊經略，半晌沒有開口，此時却呵呵大笑道：「這幾個寶貨，都不是好東西！那胖子始

頓功夫沒有練到家，便在這裏耀武揚威，偏又碰上他的尅星！那孩子這一掌，真够狠辣，可憐的胖子，包管不到三天，便要裂腸而死！」衆人吃了一驚。紫霄却從容不迫的，走到熊經略身邊，慢慢提起酒壺，替熊經略斟了滿滿一杯酒，然後在相近空椅上坐下，笑問道：「師叔說的使掌的人，大約用的是鐵沙掌功夫，却不料他年紀輕輕，竟忍心下這樣毒手！剛才聽他自己報名，叫甚麼紅孩兒，這個綽號，也够特別的了！」熊經略笑道：「這紅孩兒眼光不定，滿身邪氣，出手又這樣毒辣，如果他常到山寨來，你們應該留神一二才是！」紫霄不住點頭。黃飛虎、翻山鶴齊聲說道：「那三個賀客面目很生，山寨素未見過這等人。據說那胖子是老獬豸的朋友。那跌一交的漢子和紅孩兒，都是過天星的熟人，剛來山寨訪友，湊巧遇上喜事，便也列入賀客之列了。」

本寨執事人等，招待賓客的，依然分頭待客。巡邏壁壘的，依然分頭糾巡。這天全山頭目寨卒，雖然不能擅離汛地，却沒有一個不沾着喜慶的恩惠，整天的吃着大盃酒肉不算，外帶着幾兩白花的犒賞。連山寨境界內居民多少也得着一點好處。這筆開消，數目却也不小，當然是路鼎掬的腰包。但是全山寨卒、居民都感念着李總寨主，並不知道是路寨主的恩惠。

最可笑，這天晚上，路鼎身為新郎，當然是步入洞房，克償夙願的了。那知這位新郎，與衆不同，由愛轉敬，由敬轉畏，到了這要緊關頭，愛也愛到極點，畏也畏到極點。這也是紫霄在平日言

笑不苟，冷如冰霜，到了做總寨主時，又令出如山，不分親疎遠近，一律看待，那有路鼎親近談笑的機會？洞房所在地的後寨，平日又是禁地。不奉命令，不得擅入一步的！這天到了華燈四上，晚筵告竣，別人是歡天喜地，高談闊論。惟獨路鼎一顆心，七上八下，宛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天色愈晚，心上愈難受！他的新夫人，依然大大方方的周旋衆人，滿廳張羅。惟獨他少言無味，連正眼也不敢看她一眼，愁眉苦臉，活似大禍臨頭一般！衆人看他這樣神氣，也猜不透他是甚麼心思。只有袁鷹兒肚裏明白，暗暗好笑！心想我們這位路兄，何苦千方百計，自找這樣苦頭！新婚一夕，變了難關，真是好笑，看來這重難關，要他獨個兒單槍匹馬闖過去，恐怕沒有這種勇氣的了！少不得又要求我錦囊妙計！但是這擋事，却不是別人可以代出頭的，骨子裏依然要他自己下功夫才是！

袁鷹兒剛在思索，路鼎果然整到身邊，悄悄說道：「袁兄跟我來！」袁鷹兒笑着點頭，兩人便悄悄離開衆人，在無人處低低商量了一陣。也不知袁鷹兒傳受了甚麼錦囊妙計，路鼎眉頭頓展，一人坐在下處，靜等好音。袁鷹兒却不然了，一忽兒找着熊經略談幾句，一忽兒又尋着小虎兒探點消息，一忽兒又向女兵們鬼混一陣，東奔西跑，忙得個腳不停步，直到了起更時分，後寨四個女兵，分執四盞垂蘇紗燈，冉冉而來，直到路鼎下處，說是遵熊經略命，迎接路寨主，送入洞房，成就百年佳偶！這幾句話，聽在路鼎耳內，宛似皇恩大赦！明知袁鷹兒一番奔走，功勞不小，熊經略的

恩德，更是難忘！慌不迭立起身，跟着女兵到後寨來。

未到後寨在半路上先掏出四錠雪花花銀子，分賞四這女兵。女兵們自然樂得笑納。却都笑道：『剛才袁寨主已分賞給總寨主身邊女兵，俺們都有份。此刻又蒙寨主犒賞。此後寨主也是俺們主人，伺候不週之處，還要請寨主包涵哩！』說罷，個個嘻嘻着嘴，笑得花枝招展。路鼎大樂。這幾個女兵又都長得幾分姿色，一面走着，一面鶯囀燕叱，擁着路鼎走來。到了紫霄住屋門口，守衛的女兵，早已看見，忙跑進去通報。路鼎以爲這一通報，定有人出來，把自己迎接進去，說不定熊經略親自出迎。

那知在門口站了半晌，不但熊經略蹤跡不見，便是小虎兒也不露面，連身邊跟自己來的四個女兵，都溜進門內去了。一個人淒淒涼涼的，在門外來回大踱，又不好意思闖門進去問個原由。滿以爲袁鷹兒安排妥貼，可以走馬上任，誰知這座大門，又成了一座難關！雖然看兩扇大門，明明開着，毫無阻擋。但在路鼎眼內，便像千山萬水一般，屢次想一鼓作氣邁進門去，總顧慮自己面皮不好看！又摸不透紫霄是何主意？說不定紫霄和熊經略商量好的，故意這樣做作，要試一試自己心地如何，是不是急色兒一流？路鼎正在心口相商，徬徨無計，偶一轉身望到來路上，驀見嶺腰路口一條

黑影，箭也似的向松林內竄去，倏忽不見。路鼎以爲紫霄身邊的女兵退值下來，在山上玩耍，或者背地偷窺自己，也未可知，因此並不介意，心裏又念念不忘如何進門。更想不到別的事情上去。

這樣又出了半天神，猛聽得身後有人低低喚道：『路寨主！』路鼎吃了一驚，慌回身一看，認出是迎接自己的四個女兵中的一人。路鼎仗着特別犒賞道：『怎的你們進去了這半天，一個也不出來了？』那女兵笑道：『寨主休急！俺恨不得立時替你通報，無奈總寨主正和熊經略密談，似乎談的非常重要，不許一人進房去，俺們都替你焦急！但是俺們總寨主山規森嚴，誰敢進去通報呢？俺恐怕寨主等得心焦，特地溜出來悄悄通知你老一聲，請你安心再等一會兒，他們談話一完，俺們立時替你通報便了。』路鼎暗想，早不談，晚不談，偏在這時密談起來！橫豎我已等了這許多功夫，也不在乎再等一等，便是等到天明我也幹！鐵桿磨針，好歹有個結果！主意打定，便點頭道：『既然總寨主有機密要事，我再候一候便了。』女兵嘻嘻着嘴，又轉身進內去了。

這樣又等了半天，側耳聽見遠遠鐘樓上已打二更，驀然開門內跑出幾個女兵，嬌聲喊道：『總寨主親自出迎！』這一聲，雖然出自嬌滴滴的喉嚨，在路鼎耳朵內，宛如晴天霹靂，完全出於意外，反鬧得舉措不安！偷眼向門內看時，果見幾個佩刀女兵，提着宮燈，導着紫霄緩緩下階，向外走

來。路鼎又驚又喜，人還未到跟前，已向內深深一躬打下地去。等他直腰而起，紫霄已在門內，斂衽爲禮，低聲說道：『適有小事和熊世叔商酌，他們通報稍遲，有勞吾兄久候，尙乞恕罪！』這時路鼎心花怒放，如登天上，更想不到紫霄竟親自出迎，又說了幾句告罪的話，幾乎要感激零涕，那邊說得出整句的話來，口裏祇連說不敢，……說了一大串不敢，人却依然立在門外。

倒是錢可通神，紫霄身後幾個乖覺的女兵，看得路鼎可笑，念着得過他的重賞，便笑着過去扶他進門。紫霄轉身時，舉手一揮，女兵們便悄悄退去。只剩紫霄房內兩個貼身的侍女，提燈前導，居然引上樓梯，直引到紫霄臥房。室內雅潔絕倫，却不像新婚洞房樣子，路鼎家中移來的一切富麗堂皇的陳設，一物不見。路鼎心中大奇，却不敢作聲，紫霄察言觀色，早已瞭然，弧犀微露，嫣然一笑道：『既成夫婦，重在同心。妾又出身微賤，愛好樸素，又想到身在山寨，尙非安居樂業之時，所以一應是舊。但吾兄所賜，何敢輕棄，業已另闢一室陳列。吾兄不信，請到對室一看，便可明白！』說罷，親自在前引導，引路鼎走進對面室內。一到這間房內，立時煥然一新，處處爭光耀眼，果然把路家送來的東西，一件件陳設有條不紊，雕床繡被，寶鏡錦屏，件件皆備。路鼎肅然起敬，嚅嚅說道：『師妹是中帼奇女士，這種俗物，怎能看得上眼，愚兄自愧不才，得蒙師妹惠允下

嫁，實在一生萬幸！此後惟有一片誠心，萬事聽師妹指教，便是叫愚兄替師妹執鞭隨轡，也是甘心！』說罷，滿臉誠惶誠恐之色。一而又連連打躬，意思之間，似乎要屈下膝去。紫霄憎說道：『俊俏郎君易得，誠實丈夫難求，得兄如此，妾尙何求！』於是兩人就在這間房內分頭坐下，絮絮情話起來，直至夜靜更深，方攜手入帳。一對男女英雄，從此花好月圓，永結良儔。書至說此，便告結束。

△欲知後事，請看『蠻窟風雲』。▽

以
如

海

聖

果

以
如

海

聖

果